

度 揚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



目 錄

半月談：慶祝「六一」兒童節	張濟衆神父	(一)
「太陽光兒嘿，照在四方！毛主席來嘯，真是靚娘！」	保祿	(五)
耶穌愛兒童的遺訓在新中國實現了	何用極	(九)
兒童樂園——北京市兒童教養院	吳伴秋	(一)
九江市育幼院兒童的幸福生活	呂立	(一五)
感謝共產黨拯救了我們	程金珍等	(一七)
祝新中國兒童幸福無疆	蕭	(一八)
回到祖國懷抱裏的孩子們有福了	鹽神父	(一九)
太原總堂嬰兒院的過去與現在	陳江汀	(二三)
愛國教友熱愛愛國神父	李永恒	(二四)
湖南醴陵天主教的兒童	王林	(二五)
模範兒童教友鍾佑英	朱建連	(二六)
為孩子們歡呼，為孩子們歌唱	朱聲	(二七)
寫給教會兒童的一封信	趙登廉	(二九)
愛國老人馬相伯（連環畫）	邵景鷺	(三〇)
在傳教的美名下（續）	張峻德	(三四)
「讀一請看，是誰傷了天主的心！」後感言	孫螺譯	(三八)
天津教友熱烈慶祝聖神降臨瞻禮	貝却敵作、陀螺譯	(四九)
北京宣武區革新會成立學習班	崔信一	(五〇)
武漢市八百餘教友恭迎聖母	潘頤誠	(五一)
出席「青島市各界青年代表會」	項文英	(五二)
貴州畢節天主堂房屋免稅退稅經過	周文明神父	(五三)
天津革新促進會趙錫蕃委員逝世		(五三)

慶祝「六一」兒童節

天津小白樓
天主堂本堂

張濟衆神父



千千萬萬天真爛漫的兒童們要在「六一」這一天歡天喜地的過自己的節日。他們身上要穿上新裝，手裏拿着心愛的玩具，彼此無猜的歌舞歡跳着，紅潤潤的臉上呈顯着活潑健康的精神。兒童文化宮要爲他們放演最精緻的節目，公園要供他們遊覽，書店、文具店都要爲這些可愛的兒童們大開其門任他們選擇讀物和用品。「六一」這一天，成年人也應當爲兒童們度過，因爲他們是純潔無罪的。

一天，吾主耶穌在講道時，把兒童們抱在懷裏，向聽講的人們說：「如果你們不變成兒童，不能入天國！」耶穌又說：「誰如果引誘了兒童犯罪，應當把一塊磨盤拴在他的脖子上沉入海底淹死。」這是耶穌教訓我們應當愛護無罪的兒童們。我們在聖像上看到畫着天神像作兒童模樣生着翅膀，這是說明兒童的純潔有如天神一樣的可愛。斯大林主席遇到兒童們便抱在懷裏或是拉着他們的小手表示親愛。在「五一」勞動節那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門的檢閱台上，身旁偎依着兩個少年兒童隊員。這都說明和

平民主國家的偉大領袖們如何愛護天真無罪的兒童們。因為兒童們的本性是愛好和平的，他們良善的心也就是代表了和平，不能不叫人可愛。

我們人類都有愛好的心，看見一朵美麗的花要喜愛，發現一座幽雅宜人的花園要欣賞；看見了天真爛漫的兒童，不能不羨慕。如果有人撕破了自己愛好的良心，改變了天賦給他好善厭惡的心，靈魂上帶着沉重的罪過，他就不願意看見潔白無玷的東西，一件物體越美麗，也越叫他憎恨，他由憎恨，就要破壞。一個故事告訴我們說：有一個人因為暗殺了一個兒童的母親，致使無依無靠的兒童無時不在痛哭，這個悲慘的哭聲傳到了兇手的耳朵裏好像一把利刃穿透了他的良心。黑助德虐王慘殺了許多兒童，渲染了白冷城無罪者們的鮮血向天主呼喊報仇時，黑肋德的良心也必定不安起來。

看！美帝國主義，它在朝鮮和平的土地上，正大量的燒殺無罪的兒童們呢！它還自稱是基督教的國家，為什麼不尊重耶穌基督的遺教呢？斯大林主席、毛澤東主席會為兒童們祝福，而艾森豪威爾等人反倒毫無忌憚的大量燒殺兒童們和他們的父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時，在山西西北部竟把一個女兒童從下部穿到頭頂在削尖了的一棵小樹上。我們中國兒童有什麼對不起日本帝國主義呢？竟遭此毒手？在張羽時先生「請看，是誰傷了天主教心！」報告裏說：「一位意籍神父說，日本應當管着你們，你們盡是土匪活魔鬼。」難道我們中國這個被穿在小樹上的女兒童會到過日本掠奪財物嗎？難道朝鮮被美

帝國主義的飛機炸死的無罪兒童們也會到過美國偷盜過嗎？應當記着！我們是傳耶穌道理的，是講天國福音的，在耶穌的道理和天國福音上沒有一條訓示我們應當擁護慘殺中國兒童和朝鮮兒童的染了滿手腥血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創子手們。相反的耶穌很嚴肅的訓告了我們要愛護無罪的兒童們：「誰如果引誘了兒童們犯罪，應當把一塊磨盤拴在他脖子上沉入海底淹死。」像這位意籍神父不是在傳天國的福音和耶穌的道理，他簡直是在替帝國主義說話，他背棄了吾主耶穌囑咐的那句話：「你們到哪裏去傳教，應當祝福哪個地方的人，求天主賞賜平安與這地方的人。」所以背叛耶穌的不是我們愛國愛教的教友們，而是那些不執行吾主耶穌聖訓的人。耶穌說應當愛護兒童，他反說應當殺兒童，耶穌說兒童是無罪的，他反說兒童是土匪，處處反對吾主耶穌，句句傷吾主耶穌聖心。但是，我們不奇怪，因為帝國主義本質就是這樣。

兒童們的心身既然是純潔無玷的，就應當以高尚的道德和進步的文化培養他們，不應灌輸他們有傷害他們純潔品質的事物，摧毀他們弱小的心靈。兒童們是寶貴的，將來的人生幸福要他們來建立；將來的美麗世界要他們來創造。蘇聯為兒童們大量開闢了保育院、托兒所、兒童文化宮、兒童醫院、兒童劇場、兒童書店、兒童福利站等。這一切都是為造福兒童而設立的。不但此，蘇聯還有英雄母親的獎勵。我們祖國解放四年來對兒童心身的培養是很重視的。在教育上，到處設立了學校，不使一個兒童失學。在遊藝

上，兒童在爲人民服務的觀點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生在毛澤東時代的兒童是幸福的。」這是中國人民祝福兒童們的一句實話。

相反的，在美帝國主義天下的兒童們又如何呢？美帝國主義國家兒童們的疾病死亡率一年一年的在增加，醫藥缺乏，營養不足。不良的電影、讀物、畫報，都在影響兒童們的道德感，造成了兒童們犯罪的案件，如偷盜、邪淫之類的罪過一年比一年多。因此，兒童們身體的發育不正常，衰弱，先天不足。最叫人可惜的是把兒童純潔無罪的靈魂硬變成烏黑的面貌。兒童們天真的思想還不知到什麼是犯罪，硬教育他們犯罪。這樣，不但損害了兒童們的肉身，還破壞了兒童們的靈魂，所以吾主耶穌最痛恨這些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他說應當把一塊磨盤拴在這些人脖子上沉入海底淹死！「生在華爾街老闆時代的兒童們是不幸的。」這是我們對美國兒童們惋惜的一句話。

「六一」兒童節正好是在耶穌聖心月的首日，我們教友們要領會吾主耶穌愛護兒童們的慈心，懇切的祈求他，打發兒童模樣的天神們來拯救被壞人引誘犯罪的兒童們吧！教友的兒童們！你們要爲在美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被蹂躪的兒童們求耶穌聖心吧！使他們和你們一樣的能夠享受兒童應享受的福利！

「太陽光兒嘿，照在四方！」

毛主席來叻，真是親娘！」

從帝國主義魔爪下解放出來的南京幾個孤兒訪問記

——保祿——

四月十八日是南京市前「聖心」「慈愛」兩個兒童死亡營解放並改為南京市嬰兒院的兩週年紀念日。筆者於五月十四日和孫鐵柱、高慶芳二同志參觀了南京市救濟分會中華門剪子巷的織布廠並訪問了由南京市嬰兒院保送來此學習織布技術的沈蘭芳、紀玉蘭等六個大孤兒。

當我們到達了織布廠後，首先由該廠生產股劉股長系統地給我們介紹了兒童們來廠後一年過程中的學習與工作的情况。繼則把孩子們一起領了來，和我們見了面。孩子們看見了我們以後，都非常地親熱，並立即快樂地把我們圍了起來，爭先恐後地向我們談了她們在這裏所過的幸福學習生活。我們給孩子們帶去的很多革新刊物（如廣播、信鴿、新聲、愛國等）也特別地受到了孩子們的歡迎。孩子們看了這些刊物後都爲了我們全國愛國教友行列的日益擴大而感到了無比的興

奮與喜悅。在這時，我們也向孩子們報告了革新後的南京教會一年來在反帝愛國戰線上的勝利和收穫，並代表了全市愛國教友和愛國神長向她們表示了親切的慰問。緊接着孩子們也一個接着一個的向我們報告了她們在一年來在行政上和輔導員幫助之下努力學習克服困難所得到的種種收穫和成績。十五歲的吳淑芳說：「我去年乍一到這裏來，老是想念着嬰兒院的幹部，爲什麼不來一個幫助我們，總是覺着這裏沒有嬰兒院好。誰知道過了一個時期以後，就感覺到這裏的幹部原來都是和嬰兒院的幹部一樣的對待我們好，處處照顧我們並且耐心的教我們技術，這樣我就安心下來了。開始學織布時我感覺自己個子矮，够不着接頭而感覺灰心。但是後來經過學習，認識到學好了技術就可以報答祖國，給祖國增加和創造財富，我們的生活將要過得更好更幸福的偉大意義

後，我就對克服困難、完成學習任務這一方面就產生了無比的信心。當同想到以前所受的帝國主義分子種種虐待和今天所過的幸福生活時，由於內心中的對帝國主義的無比惱恨，就又使我產生了爲了反帝愛國也要不怕一切困難完成學習任務的強大力量。因此在那以後，個子矮不著接頭的等等困難就再也沒有難爲住我，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我從看一台機器進步到現在能够看兩台機器，並且準備爭取在年底完成看三台機子的光榮任務。」曾經受過帝國主義分子嚴重摧殘被賣出去過一次又逃回到過嬰兒院的紀玉蘭說：「我想到今天的幸福就更忘不了過去帝國主義分子殘酷虐待我的仇恨。同志，你看！我的身體本來是很壞的，可是，兩年來不斷的得到了良好的營養，因此我也就從以前的「瘦皮猴」而變成功爲現在的小胖子了。但是由於我的身體受過嚴重的摧殘，帝國主義分子所給予我的餓飯刑罰（有時兩天不給我一點東西吃）以致我現在常常腰酸腿痛，害得我如今工作起來都不方便。直到現在我雖然也鍛鍊到每天產紗四包，可是我總覺得，如果我的身體不受摧殘，我不是就可以更多的增加生產支援前線了嗎？因此，我從心底裏憎恨帝國主義！特別是那些打着慈善招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我更從心底裏惱恨她們！她們那資格做修女呢？簡直就是一羣吃人不吐骨頭的豺狼。

我希望趕快把教會革新運動澈底搞好，堅決肅清一切隱藏在我們教會內的豺狼，給我們那些已經被害死的小妹妹小弟弟們報仇。」正談到這裏，窗外響起了一片午飯的鈴聲，孩子們這時親熱的像招待家屬似的給我們拿了碗筷，拉着我們的手，一路上一蹦一跳地帶我們帶進了她們的飯廳。午飯時孩子們殷勤招待我們，有湯有菜，並帶着成人的表情，叫我們要多吃菜多吃飯，保養好身體，他們勉勵我們：「飯吃的飽飽的，把身體營養好了，好爲教會服務。」午飯後，孩子們又和我們舉行了座談。在座談會上孩子們又詳細的告訴了我們，她們每天的工作與學習、文娛時間，在領導上的關懷與照顧下是怎樣支配的。十七歲的沈蘭芳說：「我們的工廠，實行三八制。廠方領導上，爲了不斷的提高我們的文化與政治和業務水平，所以每天除了有規律的學習七個半小時的織布技術外，還讓我們參加了職工業餘學校，學習文化讀本。每星期我們還有一次聽團課的機會。我們不論是在車間或是課堂，領導上都派有專人在輔導我們。因此我們比較起來才在進步上不算太慢。另外每天晚飯後，我們都參加不同的各項文娛活動，像跳舞、下棋、打球等等。而我們也因爲每天生活上和精神上都過得很愉快，所以在業務學習上也就進步的很快。就拿任玉明來說吧，她現在已經能看四個機頭。吳淑芳現

在一天能出六十八碼布；而俞秀琴現在一天也能出到六十多碼。對於政治學習方面，我們也都逐步的從反帝愛國的學習中認識到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就拿我來說吧，政府剛一接管時，我因受了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離間，還罵過幹部是魔鬼呢，可是現在我終於認識到了什麼人是魔鬼。我便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努力參加建設祖國的偉大運動，把祖國建設得更美麗更富強，絕對不能容許帝國主義的侵略魔掌再伸到我們祖國的美麗花園裏來，再毒害青年和虐殺我們的下一代。『孩子們邊談到了她們已經開始了愛國儲蓄的行動，如十五歲吳淑芳現在已經在國家銀行裏儲蓄了七萬元。最後孩子們又談到了她們今天能在新社會裏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來源，是由於恩人毛主席的賜予。由感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心情，又回想到了過去在人間地獄（聖心院）內所遭受到魔鬼們（帝國主義分子）所給予的種種殘酷虐待，完全從心底裏道出了她們對偉大祖國偉大領袖的無比熱愛和對於帝國主義的憎恨。筆者一行在臨行前，孩子們又一再地託付了我們：要讓全國的教友們都能知道恩人毛主席所給予她們的幸福美滿生活和給她們造出了的無限光明前途！當我們告別了她們而離開織布廠時，孩子們爲了表示她們的歡送，又由沈蘭芳、俞秀琴二位小妹妹帶領全體小球員們歌唱了她們自己所編的歌曲作爲

對我們這次訪問的紀念。全文附錄於下：

太陽光兒嘿，照在四方。

毛主席來嘞，真是親娘！

千百萬人民翻身起，

嘍呀呼嘍呀嘿，

千百萬人民滿面紅光。

嘍呀呼嘍呀嘿！

× × × × × ×

接管前，我有冤：

帝國主義把嬰兒殺，

凍死誰管咱？

病死誰管咱？

打死誰管咱？

餓死誰管咱？

誰管咱？

× × × × × ×

又打又罵，

又罵又打，

又凍又餓又受罰，

四歲的幼兒不會走路，

不會說話，

又癩還又啞！

× × × × × ×

兒童大，真苦呀！

驢蹄子，身上踏；

鷹爪子，摘頭髮；

× × × × × ×

鐮刀指甲身上挖，
鷹爪子，用力抓。

關到地下室，

血染頭髮。

我的那個血呀，

染遍了頭髮！

X X X X X

毛主席領導咱，

人民當了家。

人們力量呀，

堅固又強大！

假名慈善的帝國主義分子們，

宗教的外衣也沒法蓋住它那萬惡的壞瘡疤。

愛國教友和廣大人民一齊說了話，

羊皮也不能永遠蓋着狼尾巴！

一個個都從純潔的教會內被清除，

照講起來，我們人民政府是真正可算寬大。

鋼琴也彈奏起「自由中華」，

啞吧張嘴說了話，

領巾上開起了大紅花，

癱子開步走：「一！二！」

瞎子兩眼瞪住了太陽笑哈哈。

X X X X X

太陽光兒嘿，照在四方。
毛主席來嘯，真是親娘。

他是我們的恩人，又是大救星。

他的那溫暖就是咱們的太陽光。

咱要爲他的健康日夜勤祝禱，

求主保佑偉大領袖福壽綿長！

X X X X X

太陽光兒嘿，照在四方。

我們盡情地，快樂又歡唱。

爲了咱們富強的新中國，

我們儘情地快樂又歡唱。

歡唱毛主席，

給我們帶來了美麗的幸福的春天，

我們歡唱的祝禱他，

萬壽永無疆！

更正

本刊第三十六期第四十二頁上欄第十五
行「接着他在會上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
應爲「接着他聽取了丁鹿樵神父苦訴了帝國
主義分子：。」又：上期本刊第四十二頁「
江蘇省宣城縣」係「安徽省宣城縣」之誤。

耶穌愛兒童的遺訓在新中國

實現了

湖北襄陽縣教友 何用極

一年一度的「六一」國際兒童節，轉瞬又到了。全世界的兒童，都在歡欣鼓舞，尤其是蘇聯、我國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兒童，因過着最幸福的生活，更是手舞足蹈，愉快無比。

回憶舊社會中，人們對於兒童，真是太殘酷了。當父母的，對於自己的子女，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隨便打罵，甚至弄死溺死。人們對於兒童，不復認為他們有獨立人格，而只是一種附屬品，是自己任意蹂躪的對象。這樣，當然更談不上有保健和教育的良好思想。

此外，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通過了些所謂「育嬰堂」、「慈幼堂」、「孤兒院」之類「慈善機關」，在我們神聖的國土上，殘害數千百萬的無辜兒童，作下滔天罪孽，更使人痛心疾首！瑪竇聖經第二章第十六節記載：「黑落德發現自己已被瑪日欺騙了，就大發忿怒，

差下人去，把白冷城內及四鄉裏的兩歲以下的嬰兒，全都殺死，……」這個遺臭萬代的虐王，竟在舊中國內到處出現了！

兒童是不應該受人的輕視虐待的。耶穌說過：「你們要小心，不要輕慢這小孩子中的一個，因為我告訴你們，他們的天神，在天上常見我父的面。」（瑪竇十八章十節），這話說明一個兒童，是如同成人一樣的具有最尊貴的靈魂的，不得當作牛馬看待。「誰使這信我的孩子中間的一個，跌倒犯罪，更好把磨拉的磨石，繫在他的頸項上，投入海底深淵。」（同上六節），不但如此，兒童天真爛漫，純潔無罪，倒是我們應該效法的榜樣：「我實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同頭，變化得如同小孩子一樣，不能進天國；無論誰，謙卑自下，猶如孩童，他在天國，方為最大。」（同上，四五兩節）

，有人送兒童到耶穌跟前，求他降福，他就糾正了門徒阻攔的錯誤，懷抱兒童，覆手於頭而降福之。耶穌的這種慈愛的言行，豈不是我們採取對待兒童態度應有的指南麼？

現在，耶穌的遺訓和他的芳表，畢竟在新中國實現了。自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經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人們對於兒童，已漸漸認清了他們是家庭和社會的組成員，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道理。這一正確的認識，加強了人們愛護兒童的心理，人們都能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規定，担负撫養和教育自己子女的義務；夫妻任何一方，對於其前配偶所生的子女，不再有虐待或歧視的現象；不但溺嬰或其他類似犯罪行為，已逐漸禁絕，就是非婚生子女，也能享受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父母死後，子女又都有繼承遺產權；同時殘害兒童的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又已先後驅逐出境，被他們虐待的兒童，重新回到祖國慈母溫存的懷抱中。所有的這一切的一切，都證明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對於兒童的保健和教育，都盡了最大的努力。蘇聯老大哥所

舉辦的托兒所、兒童夏令營、少年兒童宮，及在全國普遍實行了七年義務教育的榜樣，將要次第實現於新中國各地了。這是多末令人歡喜呢！

是的，在這個偉大的國際兒童節的今天，我們爲着每個新中國兒童，都能過着活潑愉快的生活，都有着美好的遠景和光明的前途，而歡喜鼓舞，歌頌毛主席的恩德，但同時不要忘記萬惡的美帝，現在却正在朝鮮，充作腥血的劊子手，造出彌天大罪，用最殘暴的方法，每天殺害許多無辜的兒童和善良的婦女，嚴重的違犯了人道主義，違反了基督仁慈和平的教訓！我們當天主教徒的，對於美國侵略者的這種野獸行爲，是絕對不能容忍而袖手旁觀的！我們應該努力培養祖國的後一代，使他們都能成爲國家棟樑，用嘉言懿行影響他們，使他們成爲一個反帝愛國愛教的熱心教友，都能具有豐富的國際主義思想，爲打垮美帝侵略、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終身。

兒童樂園——北京市兒童教養院

吳伴秋

北京西什庫，從前的「仁慈堂」，原爲法帝國主義所創辦。過去在法籍修女雷樹芳的魔爪下，兒童們終日在牛馬般地爲他們做着勞苦的工作，直到深夜。雖在嚴冬手脚凍裂，還要跪着擦地板。所以有許多孩子們的腿都受了病，有的也發育不完全。每日兩餐，非常粗惡，喝的是生水。孩子們常常生病，不給治療，病重的則未死就埋。每年死亡率相當大。這是盡人皆知的。

北京解放後，在五一年十一月，通過孤兒們寇敏華、胡慕嘉、關武才、崔大揚等的控訴，揭穿了許多慘痛事實（詳細內容見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一日的人民日報），那時在廣大羣衆（神父、修女、教友）及仁慈堂孤兒的要求下，人民政府接管了「仁慈堂」，改爲「北京市兒

童教養院」。一羣長期受帝國主義摧殘的兒童，回到了祖國溫暖的懷抱，開始了她們新的生活。政府特別愛護她們，給她們派了許多保育及教育人員，負責分工管理。對於兒童的生活、教育、健康等予以澈底地改進。伙食方面，過去連長了虫子的小米也吃不飽，喝的是冷水；而現在都可以吃到細糧，茶蔬都是合於營養的。孩子們體質缺乏什麼，就多用什麼食品來滋補。穿衣服方面，過去都是一些殘餘的所謂救濟物資；而現在不同了，冬天每人都是一套厚暖的新棉衣，另外有一件外套。夏天都是每人兩套單衣和襪子，既乾淨又漂亮。如果在街上遇到她們，從衣服上，從面容上來看，絕對看不出她們是孤兒。對於健康方面，只要孩子們有了病，不計藥費多給

設法悉心治療和調養。五二年的上半年，僅有三個孩子因爲過去受的病業已成熟，經北大醫院澈底檢查，每人都有三、四種結核病。經百般設法治療，未能挽救了她們的生命。而下半年竟沒有一個孩子死亡。其主要原因是：有適當的運動（院內各種運動、遊戲的設備都很完全），預防疾病也非常週密，經常給她們檢查。這和從前帝國主義分子掌握的時候真有天堂地獄之別了。在教育方面，根據兒童文化程度，按照市立小學的制度，編成各年級，使兒童都得到讀書的機會。每日作息、遊戲都有一定的時間，使她們不致過勞。所以她們的精神老是活潑、自由而愉快的。決不是過去那樣：坐在那裏就可以睡着。一般較小的孩子，在去年就學會了許多歌子和舞蹈。在政治覺悟方面，也有很顯著的成績，如初接管時，大多數兒童都存在着崇美思想。經過了一年多的教育，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兒童爭取入隊。院方針在今年「六一」以前，正式給她們建立少年兒童隊。

童隊。她們更能够自己來民主選舉學生會的幹部。大小兒童之間，友愛、互助的精神也很好。這更說明才翻身的孩子覺悟是特別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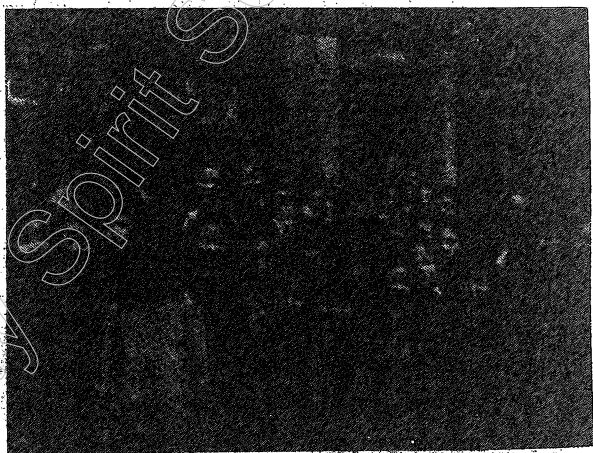
當她們在帝國主義分子的壓迫下，就沒過過自己的快樂節日。政府接管了，她們才開始有了自己的節日。去年的「六一」她們自己還預備幾個節目演出。在九月間，北京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時，有幾次外賓們專意到院去參觀，都會親眼看到了她們愉快的生活。

據該院小學部主任王素硯談，兩月前有三十名年齡較大的孤兒（十六七歲）已考入白紙坊印刷廠去工作。應到各部門去作會計工作者六人，作保育工作者十餘人。另外尚有一些兒童要求到內蒙森工局去學習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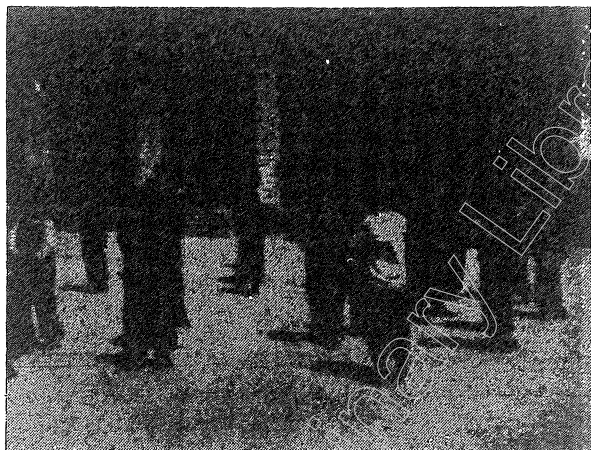
本年「六一」節又來到了，她們正在興奮地自己編了好多節目，並擬和西什庫小學、教場小學舉行聯歡慶祝。



北京兒童救養院內聖母亭



北京兒童救養院的幸福兒童



北京兒童敬養院兒童遊戲



自左而右第二人為胡惠基，第四人為關武才，均曾任訴前北京「仁濟堂」帝國主義分子罪行。

九江市育幼院兒童的幸福

生活

呂立

談到九江市育幼院，不能不令人想起帝國主義所創辦的前「九江仁慈堂」的滔天罪行。「九江仁慈堂」是法帝國主義分子胡培德修女在一八八七年成立的，它是在「慈善」外衣掩蔽下一貫地大規模地虐殺我國兒童的「人間地獄」。解放前，勞動人民被國內外反動派壓榨得難以喘息，許多農民和城市貧民爲生計所迫和受了帝國主義的欺騙，把自己的孩子送入虎口——「仁慈堂」去寄養。帝國主義分子虐待「仁慈堂」的孤兒，非言語所能形容，從四歲的小孩到八十多歲的老人，被強迫着各盡各的「本分」：縫衣、刺綉、做鞋、織襪、養豬羊鷄鴨、種蔬菜水菓、煮飯、打雜……。一個瞎子老婆婆每天要拉三百九十桶水。勞動的血汗變成了帝國主義分子奢修享樂生活的來源，外國修女們天天吃着牛羊奶、豬魚肉、臘肉、香腸、水菓、三機晚米、海味、茶點，個個吃得肥頭胖耳。孤兒們吃霉米稀飯，限制不許吃飽，穿破衣，睡敗絮，而且不許談笑和自由行動，重重門戶嚴加封鎖，終年關在無天日的房子裏，犯了芝麻大事，就被打得破皮淌血，甚至殘廢，許多孩子還受着針扎、開水泡、晒日頭（夏天）、坐冷水盆（冬天）、狗咬等毒刑。廣桃花被好好的打成殘廢，瑪利的一隻耳朵被活生生的撕下來，胡敬桃的背脊骨被狗咬斷，妓美被活活打死，妓美的手腳還在動，便被丟在尿缸裏淹死，張秀兒被打傷而擡過去，在棺材裏鏗着板子響，給孤兒們營救出來，現在還生了兩個孩子，孤兒們傷病還未死，不管是會不會死，便被埋掉……。這便是帝國主義分子來中國所宣揚的「只救靈魂不救肉體」的「教義」。

萬惡的帝國主義用挨凍、受餓、囚禁、苦工、肉刑、活埋等殘酷手段來虐殺兒童，以致該堂孤兒死亡率竟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驚人數字。據帝國主義分子董靜修自供：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

日解放止，入院孤兒一九二八人中死了一七三〇人，解放後死了四、五百名。「仁慈堂」後院的屍骨山便是它的暴行紀錄和鐵證。

帝國主義分子和他的走狗們還積極地貫徹兒童奴化教育，解放後更脅迫兒童參加「聖母軍」，破壞革新，編製反動歌曲，侮辱共產黨和毛主席，以加強毒化兒童思想，妄想延續其血腥的統治。

爲了拯救祖國的下一代和粉碎帝國主義藉名「慈善」進行虐殺兒童的罪惡陰謀，九江市人民政府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接管「仁慈堂」，成立九江市育幼院。孤兒們從帝國主義的蹂躪下帶來各種疾病，患着肺結核、淋巴腺、心臟病、發育障礙、神智呆癡、哮喘、風濕、失聰、胃炎等二十多種病，找不出一個健康的。政府接管該堂後，積極爲孩子們治療，除了兩個孩子在接管時已經快死的沒有救活外，其餘全都治好。嬰兒們吃牛奶和牛奶奶粉，三四歲的孩子每天四餐吃奶、蛋、葷、饅頭，五歲以上的每天三頓也吃的頂好。四季衣服，煥然一新，列寧裝、力士鞋，全都有，還有了鞦韆、滑板、蹺板、滑船、木馬等玩具，幹部們帶領了小孩唱遊、午睡，還親自動手替小孩每天洗上兩次澡。兒童們恢復了健康和活潑，個個變得又白又胖。往育幼院參觀的人們都痛恨舊社會的黑暗，讚美新中國的光明。

經過學習、教育，兒童熱愛祖國，仇視帝國主義，揭露了帝國主義分子董靜修等的罪行，獲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給九江市天主教革新運動打了一次大勝仗，我們九江市各界人民便在上年三月三十一日控訴和驅逐了帝國主義分子董靜修。兒童們在各種節日演出了話劇、歌舞，還發行了兩次特刊，一次的內容是反對美帝細菌戰。兒童們爭着去歡迎最可愛的人志願軍代表並託他們帶去慰問信，寫道：「志願軍叔叔，我們育幼院的兒童保證用心讀書、鍛鍊身體來支持您們，因爲您們保衛着我們的幸福，保衛着祖國的安全。」孩子們常說：「毛主席、共產黨是我們的親爹娘，沒有毛主席、共產黨，我們永遠要過着地獄的生活。」以前被迫把自己孩子送入「仁慈堂」寄養的農民們，在土改翻身後，到育幼院領回自己的兒女，農民們感激流淚說：「若不是毛主席、共產黨解放了我們，我和我的兒女那還會活在今朝？那還能骨肉重聚一家團圓？」

感謝共產黨拯救了我們！

九江市育幼院兒童

程金珍、劉巧雲、李秋玲、吳美鳳、胡木蘭
高花蘭、王美鳳、張潔芝、傅娟寶、董福鳳
白寶香、柳素珍、杭茂榮、徐荷花

過去，在法帝國主義辦理的所謂「仁慈堂」中生活的我們，每天受奴教化教育外，就要做苦工，如在山上搗柴和野外拾柴，替帝國主義分子織花邊、綉枕頭、做鞋底等等，以致手搞得流血、殘廢。如我們張潔芝同學在十一歲時有一次搬運被風吹倒的牆磚，跌在坑裏因為嚇怕不敢講，結果左手潰爛變成殘廢。冬天穿的是黃布薄棉襖和兩件單褲。每天兩餐，一粥一飯，限制每人兩碗，沒菜，稀飯照得見人。解放時就改吃兩餐粥，帝國主義分子董靜修女欺騙我們說，「解放軍來了把你們的飯都改了。」當時除了帝國主義把我們兒童出賣給別人結婚以外，不然就是終身做奴隸，打罵是常事，幾千名兒童就是這樣被虐待而死亡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政府接管「仁慈堂」，我們一百一十五名兒童，另外，還有四十多老孤兒（大半被折磨成殘廢），回到祖國的懷抱。我們兒童原先沒有一個健康的，經過治療、營養、搞好衛生、休息、文娛，身體都恢復了健康、活潑，過着自由、集體、互助、互愛的生活。有三十多位同伴已由她們的父母或親人領回撫養——多是翻身了的農民，我們有幾個學齡兒童到中學或小學讀書，院裏的幹部和學校裏的老師同學都熱愛我們。兒童們中許多參加先進組織——少年兒童隊和民主主義青年團，我們經常集體去看有教育意義的影片。

我們體會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把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從帝國主義

的火坑裏解放出來。我們的父母在舊社會裏受着生活的威脅和帝國主義的欺騙把我們送入帝國主義所設「人間地獄」的「仁慈堂」裏，張潔芝同學流淚說：「我的左手殘廢，是帝國主義殘害的，今後，我要化悲痛為力量，以實際行動為加強抗美援朝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奮鬥。」青年團員王美鳳說：「共產黨和毛主席把我從地獄裏救

出來，不然那裏還能求學和進步。因過去帝國主義壓迫我，我現在還是讀小學六年級，照年紀我應該讀高中。今後我一定要好好學習，準備隨時響應政府的號召，去打擊侵略者和為人民服務。」我們全體同學宣誓：保證努力學習，提高我們的政治、文化水平，鍛鍊身體為我們的遠大幸福的前途而奮鬥！

祝新中國兒童幸福無疆

貴陽教區 蕭鹽神父

貴陽天主教革新以後，宗教生活更自由了。北堂堂口的兒童們也充分的體會到這一點。他們每天在課餘，請一位神父給講道理，領導他們熱心，最初只有五六人，以後增加到七十餘人。因此他們一批一批的初領了聖體，領了堅振。他們對於聖歌很感興趣，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成立了天神聖歌隊。在今年耶穌聖名瞻禮，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的時候，貴陽一二百教友兒童在堂內舉行自獻禮。與此同時，他們更擁護革新運動，節省零用錢獻給教會。

過去的外國神父氣焰萬丈，兒童們很不容易挨邊，因而也不願意挨邊，甚而看到他們時都怕喊一聲神父。革新後情況正相反，見到中國主教神父就給圍繞起來，親熱的招呼，極表愛護熱情。他們很關心教會的前途，有的爲了廣揚聖教，想當神父、修女。

他們愛國的情緒也很高，常把「五愛」牢記在心中。他們更熱愛毛主席，「毛主席萬歲！」「萬歲！毛澤東！……」的呼聲經常的歌唱出來。有很多人參加了少年兒童隊。

以上是貴陽天主教革新後北堂兒童動態一斑，在「六一」節介紹給全國教友，並祝新中國兒童幸福無疆。

回到祖國懷抱裏的孩子們有福了

陳江汀



這是兒童教養院（前「仁慈堂」）的兩個孩子，左邊是陳靜儀，她至今每天必望彌撒。右邊是張慶華，她在從前是受帝國主義分子虐待過的，「仁慈堂」接收時曾登台控訴。看！她如今是如何地健康與愉快！

天津的「仁慈堂」自從被接收改成人兒童教養院以來，已經有一年半了。在這期間，兒童們在祖國的懷抱裏，生活、學習都有了顯著的改善。過去的「仁慈堂」是陰森森的人間地獄，現在已是充滿了歡樂、慈愛的兒童樂園，孩子們都在盡情的歌唱、舞蹈。在大門口路過的行人時時會聽到愉快悠揚的歌聲。天天都有附近的學生去到兒童教養院同她們一齊打球、遊戲，或教她們唱歌、舞蹈。

孩子們受到了愛國主義的教育，都是非常熱愛祖國的，她們也都非常熱愛志願軍叔叔們，在過年時，有許多孩子給志願軍叔叔們寫信，慰問他們，有的孩子還報告了自己的學習成績。有很多孩子同解放軍叔叔們交了朋友，每到假日便帶着皮球、跳棋到工人花園同解放軍叔叔們一齊遊玩，或下棋。

在學習上孩子們也都是很用心的，因為她們

都在想着將來要很好的爲人民服務。五年級的孫蘭生說：「過去我們都要作活，帝國主義剝削我們。有一個孩子因爲整天作活，把眼睛都熬瞎了。現在我們翻身了，我一定好好學習，將來好爲人民服務。」上學期她的考試平均分數是在九十分以上，得到了優等的成績。

在宗教生活方面，孩子們也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教養院的聖堂內依然的在行着聖事，每天早起都有彌撒，孩子們每天都可以去望彌撒、領聖體，像小天神似的同修女們跪在一起熱心的祈禱。

很多的孩子都光榮的參加了少年兒童隊，帶着鮮艷的紅領巾。她們都是新中國優秀的兒童，她們都在理想着自己的將來，有的要作工程師，有的要作醫生，有的要作拖拉機手，時常在遊戲時，熱情的嚷着他們自己的理想。六一兒童節到了，這是全世界保衛兒童的鬥爭日。解放四年來祖國的兒童們都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這是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人民翻了身，給兒童們帶來了幸福。

學習提綱

張羽時先生著的「請看，是誰傷了天主的心！」在本刊四十二期發表後，各地教友紛紛展開學習，現在我們擬了幾個討論提綱披露於下，以供參考。

一，屠殺弱小民族，掠奪他人財產，是不是違反了天主的誠命，是不是違反了吾主耶穌的博愛精神？

二，我們身爲教友，應該贊成侵略屠殺呢，還是應該反對侵略屠殺呢？

三，反對侵略屠殺，是「背教、裂教、下地獄」呢，還是奉行了吾主耶穌的聖訓呢？

四，有些外國主教、神父，一面幫助我們本國政府欺侮弱小民族，一面又高喊「超政治」，這是什麼意思？

五，是誰把耶穌出賣給了魔鬼？是那些假藉傳教爲名的現世法利賽人呢，還是他們所痛恨並咒罵的愛國愛教的教友呢？

六，開化早的國家，應該怎樣對待文化落後的國家？

七，外國主教神父在我國把持教會，欺壓中國主教神父、奴役教友，是不是違反耶穌的誠命，會不會使天主傷心？



望海樓的孫峻德神父和他的要理班中的兒童們。



這兩個小女孩（都是九歲）是時常到促進會來玩的許多孩子們中的一對。左：仙燕玲，父親是三輪工人；右：張金萍，父親是煤棧廠的工人。從她們的衣飾和表情，我們可以看出工人的生活與解放前相比是如何地不同了！

幸福的天津教友兒童



張濟衆神父的小白樓天主堂裏，每天都擠滿了男男女女的兒童。他們念要理，唱經，遊戲，並幫着神父搞衛生工作。這時，工作完畢；孩子們望着張神父慈祥的臉，問道：「神父，您什麼時候帶我們去北寧公園？」



小白樓的教友兒童們在跳猴皮筋舞。

太原總堂嬰兒院的過去與現在

太原教友 李永恆

太原總堂嬰兒院，現在有四十多個（女）孤兒孤老，他們是和修女們合住的一所院子。這所院子規模寬廣，廳堂壯麗，樹木繁茂，有山有水，尤其正賞各樣鮮花盛放的時候，其風景的幽雅，真像一所舒適的樂園一般。院的正中央，有一座人工構造的小山峯，就靠這小山峯的北面，有一間長方形的小窰洞，建築的特別精巧藝術。裏面正中間台上，有四尺多高一座露德聖母立體像，是潔白的石膏塑造的。周圍的牆壁上，裝置有各色的小電燈，就合階的上下擺着許多有季節性的鮮花，因而綢的這座小聖殿更分外的美麗、莊重、慈祥而令人神往。另外，在這院的南邊還有一所喂養家畜的院子也很大，養有牛羊……，雖然有這麼好的地方和好的設備，然而過去被操縱在那些帝國主義分子手中，使我們許多嬰兒過着悲慘的奴隸生活。

從去年革新以後，嬰兒們才算真正擺脫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奴隸生活方式，愉快地回到了祖國的溫暖大家庭，活潑地享受着新中國的舒服生活。

一年多來，嬰兒們在政府的幫助下，在革新委員會和神長修女們的親切教養下，不但在物質享受上和學習方面，有所提高與改善，就是在參加社會活動和其他各方面，也都享受到了相當的待遇。記得在去年「六一」兒童節那天，革新委員會和神長、修女們，爲了慶祝兒童們的節日，曾備置了大量的各種水果糖以及其他食品，與嬰兒們一塊舉行了聯歡。在聯歡中，嬰兒們天真地說出了他們心裏所要說的話，他們說：「我們沒爹沒娘這一羣，今天能吃到這樣好的東西，穿上這樣新的衣服，還給我們講了這麼多過兒童節的道理；過去我們夢也夢不到還有個兒童節！若不是毛主席，我們一輩子還能知道這些，享受到這些……？」

是的，過去嬰兒們的生活，確是痛苦的。住的房子不但光線不好，而且多半睡的是大土炕，有病的和沒病的混合住在一起，現在他們不但住上三層高大而且清潔的樓房，同時每人都有一支單人的鋼絲床或木床，鋪蓋拆洗的也都很快乾淨。

床上還都鋪有白淨的床單。其他衛生日用品，如漱盥缸子，洗臉盆子、擦臉毛巾、肥皂等等，都應有盡有。屋子光線也很好，在嬰兒們的營養方面，也較過去大不一樣了。過去嬰兒們吃的大半都是些粗糲飯，有時還不給吃飽，但是各種各樣無名的體罰倒是很充足的都能遭受到；現在嬰兒們，不但能吃到了白面、大米、小米和黃生生的玉米面，有時還要吃些豬羊肉、包子或餃子調濟調濟。吃飯有了大飯廳。這所大而清潔的飯廳，是嬰兒們吃飯和學習文化兩用的一所房子。一進門的正中間牆上掛着毛主席的大像，下面貼着他們所訂的愛國公約和學習計劃等等。兩邊的牆上，還貼着許多幅大的小的聖像。他們不備會熱愛自己的祖國和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就是在恭敬天主這方面，也是我們教友們小小的模範。不論在他們的飯前和飯後，以至於聖堂裏，都能清晰的聽到朗朗的經聲。吃飯也很有次序。

一年來嬰兒們在學習方面的成績，也是可觀的。由於過去在帝國主義分子的魔掌下，根本沒有享受學習文化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權利。革新委員會爲了符合嬰兒們的學習要求，除給他們買了一些看圖識字的小人書外，並不斷指定專人給講讀：廣場、信鴿、曉明、新聲和其他報紙上一些重要文件。現在一般都能把那些小人書上的大

意義講出來。此外，在參加社會活動方面他們也不落後。如經常收聽廣播報告呀，或者是參加遊行呀，看電影和開會等等，都能踴躍的去參加。特別是在去年中蘇友好月期間，她們除把放映的蘇聯影片全部看完外，還自動要求加入了中蘇友協。總之，一年來嬰兒們在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革新委員會和神長、修女們的親切教養下，過着活潑、愉快的舒適生活，並且日新月異地在繼續的進步着！

愛國教友熱愛愛國神父

長春教友 王 林

長春市愛國教友熱愛丁鹿樵神父和孟神父。一星期前，當革新委員會召開常務會議時，主任委員邱世學提議說：「兩位神父工作繁重，以往本教區經濟情況不佳，神父每人每月只有二百十五工資分，生活過得不太好。現在，經濟情況已逐漸好轉，所以，我提議給神父們加薪。」當時，丁鹿樵神父立即指出：「我們不是爲享受，二百十五工資已够生活。」但委員們堅持要加。最後丁神父說：「最多不能多加三十分。」但委員們最後仍一致通過，神父津貼每月增加五十二分。

湖南醴陵天主教的兒童

湖南醴陵十二歲教友

• 朱 建 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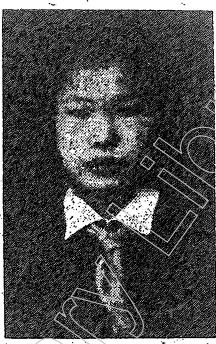
在過去舊社會裏，有錢的孩子看不起窮孩子。有一次，也是兒童節。有許多有錢的兒童，穿新衣，看戲，吃好東西。可是有一羣小乞丐，沒有錢吃飯，於是就向那些有錢的兒童討，他們罵：「你這隻痞子，你這隻骯髒鬼，今天你知道嗎？是兒童節！」那羣小乞丐要求着：「小姐！少爺！請你們做做好事吧！你們過節，今天我還沒有吃東西呢！」他們惡狠狠地說：「不行！不行！」

現在解放三年多了，人民都翻身，我們兒童也大大團結了。我們不但要和國內的小朋友團結在一起，同時還要和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小朋友團結在一起。好久以前，蘇聯莫斯科的少先隊員還和我們通過一次信呢。使我們知道他們一些進步情形，和關心我們的深厚友情。這次六一兒童節，醴陵天主教裏還請街頭的兒童一百個來參加呢。這些情形都表現了解放後的兒童大團結。

我過去也是看不起窮苦的兒童，現在我覺悟了，很想和所有兒童團結在一起，互相學習，互相勉勵。我希望我自己努力進行改造自己的舊思想，把舊社會裏教育我的壞思想，完全丟掉，變成一個新時代的兒童。

模範兒童教友鍾佑英

朱聲



鍾佑英是湖南零陵一個兒童教友，又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少年兒童隊員，她是一個愛國愛教的模範教友。她今年只十二歲，但是她愛國愛教行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佑英解放前她家裏十分貧困，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主要靠母親挑水來維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社會秩序是那樣的無着，終日不得一飽。因而跟着年老的父親走進帝國主義以假慈善為招牌的貧民救濟站，吃了幾波動得厲害，因此使她一家人的生活無着，終日不得一飽。因而跟着年老的父親走進帝國主義以假慈善為招牌的貧民救濟站，吃了幾個月臭稀飯。帝國主義分子們在這時向一些吃稀飯的人進行了一番「這是美國米，這是美國賞賜你們的」等一套為美國的宣揚外，另外就告訴了她們一套如何忠實奉侍這些高高在上的帝國主義分子和一些反蘇反共的謠言。他們若能按照這樣去做，接受這一套親美崇美的思想言論，帝國主義們就認這是一位忠實信徒，是可以受宗教的洗禮了。至於天主的道理，宗教的意旨是懂得不多的。鍾佑英過去就是受害的一個典型例子。鍾佑英回憶過去，她會無數次很激動的說過：「過去我是個教友，但是我却不懂得怎樣去做一個教友，平日帝國主義分子們用一些小恩小惠來利誘我們信教。只聽到他們美國這樣好那樣好，或者有時說些恐嚇的謠言：『共產黨來了見教友就殺，你們怕不怕？』不是說這些便是說你們恭敬天主就要聽我們的命（指帝國主義），我們是天主的代表，不然你們就不能救靈魂。那時我簡直失掉了自己的心靈，連最初反對美帝武裝日本這一正義的簽名運動我都不敢自己作主，非去問問他們不可，不然我又怕失掉靈魂。」

可是現在的鍾佑英却不是過去那樣了。經過一年多的愛國愛教學習以後，她懂得一個教友的天職就是熱愛自己的祖國，愛國就是愛教的具體表現，脫離愛國單純的談愛教，那是一種不健康的說法，那只是帝國主義製造順民的一種方法。她懂得了這個道理，因此在革新運動中，不僅平日熱心遵守教規信守教友的本份，同時在愛國主義學習運動中，也積極的站在教友的最前線。零陵在學習的最初階段，除主

日以外，每晚都進行學習。在六個月當中，鍾佑英從來沒有無故缺席過，甚至遲遲到的現象都很少。小組學習的地方，雖然距離她家有一里路來往，不管晚上天黑落雨，或者在寒冷的冬天，她決不會使自己兩樣。她不但自己積極的學習，同時她還經常督促其他教友早來學習。一般的教友受了她的感動，都熱心學習。有極少數的因為羞愧成怒的諷刺她，而她並不因而減低自己的學習熱忱。

零陵教友們經過學習覺悟提高了。在去年九月間，大家認清了隱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向那些騎在教友頭上和爲害祖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分子展開了無情的鬥爭，這位小教友鍾佑英，把自己所遭受帝國主義分子的虐待以及帝國主義危害祖國的罪惡的事蹟悲憤交集的控訴了出來。當時全場的人都恨憤怒，爲她悲泣。甚至連兇殘成性的帝國主義分子——艾克禮，也受到良心的責備難爲情的低下了頭。

鍾佑英是新中國的兒童，是革新的模範教友，今天她的家裏已不再是過去那樣貧窮了，現在她的姐姐已成了一個紡織廠的工人，母親的工作有了保障，她自己現在進了學校唸了書，而且光榮的披上的紅領巾，現在她感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她生活在新中國是光榮的、幸福的。

為孩子們歡呼，為孩子們

歌唱

歸綏天主教
革新會委員 趙登廉

解放三年來，隨着祖國經濟建設的好轉，隨

着勞動人民的生活的提高，孩子們也一天天地幸福起來了。我爲他們歡呼，我爲他們歌唱！回憶

起他們的過去，令人不禁有今昔之感：

舊社會摧殘着孩子們的肉體，也摧殘着孩子們的精神。勞動人民的孩子們隨着他們父母的窮

困，受飢挨餓，隨着他們父母的窮困，沒有權利進入學校的大門。他們營養不良，骨瘦如柴。反動派的壓榨有時候人家破人亡，孩子們成了無父無母、流浪的可憐兒。

最可恨的是隱藏在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披着慈善的外衣，殘害着我們的孩子。綏遠省涼城縣新堂鎮過去帝國主義的姑奶奶們收養下二百多個棄嬰。孩子們像豬一樣地被豢養着，吃不飽，穿不暖，得不到一點科學知識。去年省裏開宗教事務座談會，一個出嫁的孤兒在大會上訴苦說：「我在孤兒院受的苦是說不完的，我只說一件小事情。一次，我餓得真受不了了，偷吃了豬食桶裏的一塊山藥（馬鈴薯）。被帝國主義的姑奶奶看見了，打了我一頓，又把那個豬食桶扣在我頭上，當院罰跪半天……」她訴說未完已不成聲了。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慈善」！歸綏市天主堂的帝國主義分子也會辦了幾個小學，其設備之簡陋，真不堪想像。孩子們除了念經而外，只是看見一些帝國主義的畫報而已。剛剛解放後，政府沒有接收這個學校，帝國主義分子更肆無忌憚了，不讓孩子們接近進步人士，不讓孩子們參

加少年兒童隊。可幸愛國的神父教友們在共產黨、毛主席的教育下，覺悟慢慢提高了，去年把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驅逐出境，同時要求政府接收這個學校。現在孩子們和全市兒童一樣過着快樂的生活，一樣受着教育，一樣受着政府的關懷。他們大部分都入了兒童隊。每到占禮主日，我看見帶紅領巾的兒童，飄飄然出進聖堂，不禁喜上心頭。涼城縣孤兒院，剛一解放，政府就接收了，孩子們都呼上了自由的空氣，都得到了適當的安排。

毛主席像太陽普照着大地，照暖了每一個人，也照暖了每一個孩子。我要向毛主席致敬！我要為孩子們祝賀！

我們的孩子們是幸福了，可不能忘記了朝鮮的孩子們！美帝的魔爪正在朝鮮撕開孩子們的肚子，吸着他們的血，孩子們哀聲號叫，血肉模糊。我們是毛澤東的兒女，是基督的信徒，我們能忍心袖手旁觀，讓這個慘劇繼續下去嗎？我們不能！絕對不能！我們要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本着基督的精神，加強抗美援朝工作，澈底打垮這些吃人的野獸，保護我們已經獲得的勝利果實，拯救朝鮮可憐孩子們！

寫給教會兒童們的一封信

小朋友們：

一年一度的最使你們愉快的節日「六一」來到了！這個節日標誌着你們在毛澤東時代下的幸福和美滿生活。你們現在是祖國的小主人翁，同時在祖國的教育和培養下，將來你們就是祖國發展和富強最主要的動力了。讓我在這裏向你們致以最熱烈和最親切的祝賀吧！

小朋友們！你們還記得嗎？教會在被帝國主義分子手中操縱的時候，有多少兒童，在所謂「育嬰堂」裏「仁慈堂」裏，遭受虐待和殘害，是多麼使我們痛心呀！

小朋友們！祖國解放以後，我們的教會也翻了身，帝國主義分子那幅猙獰醜惡的面孔少見了！教會由我們自己來管，教會的事情由我們自己來辦。早先受帝國主義分子虐待的兒童們都重新的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裏，生活已經基本的改變了，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身體也漸漸強壯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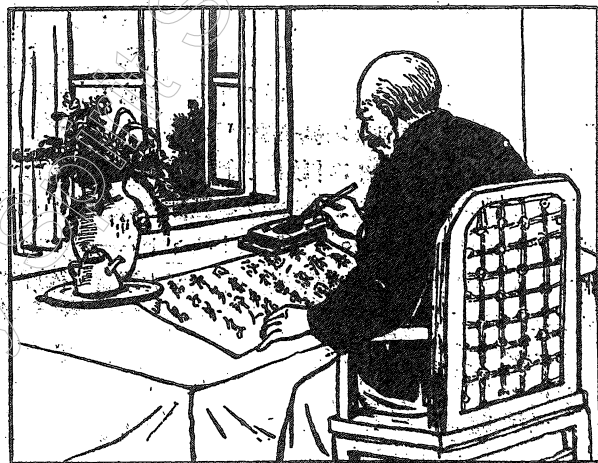
小朋友們！當着你們唱起「東方紅」的時候，你們會想到舊社會的黑暗已經不存在了！陽光輝煌的照耀着祖國的地面和人民；這個幸福是誰給我們帶來的呢？你們一定會答覆說：「是毛主席！」那麼你們愛毛主席嗎？你們也會興高彩烈的說：「我們愛毛主席。」

小朋友們！耶穌說過：「讓孩子們到這裏來，不要攔擋他們；因為天主的國，正是像似他們這樣的人的，我實話告訴你們，誰不像幼童一樣接受天主的國，將不能得進。」（路，十八、十六——十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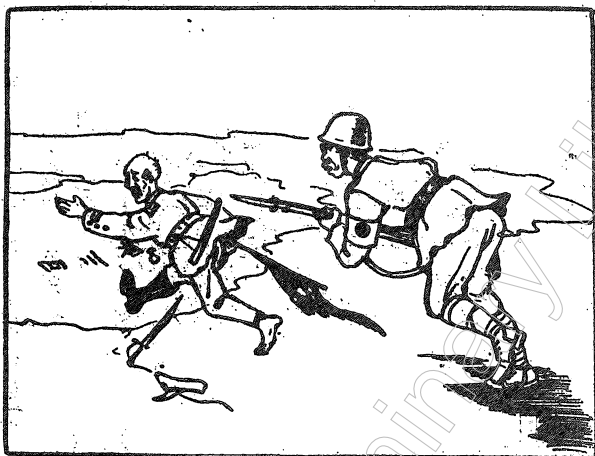
小朋友！我希望你們，要純潔自己，努力學習，作耶穌一名好信徒，作毛主席一名好戰士。

祝
你們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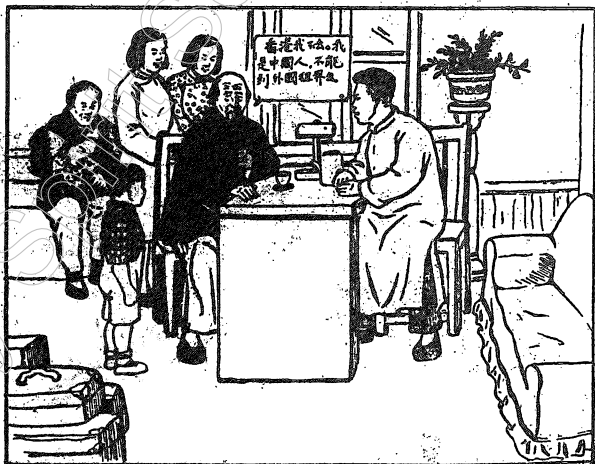
瀋陽教友 邵景舜



(三十一) 他在桂林發表反對內戰的通電，反對當時蔣介石的反共陰謀，呼籲全國人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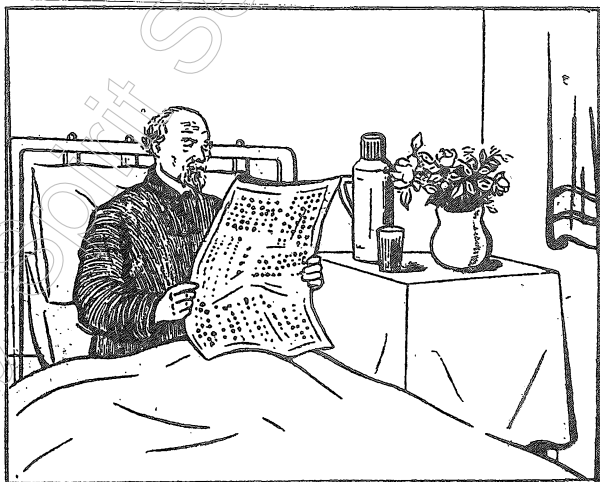
(三十二) 在蔣介石的賣國政策下，國民黨軍隊連連敗北，國土喪失大半，就連西南幾省也都隨時有被日寇攻佔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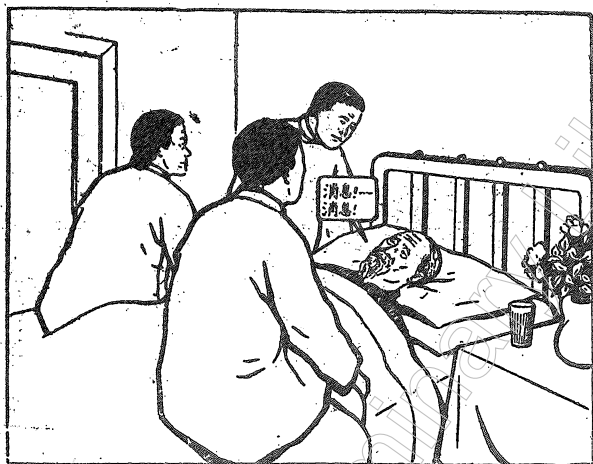
(三十三) 相伯先生的家屬勸他到香港去避難，可是他堅決不肯，他以到租界地來爲避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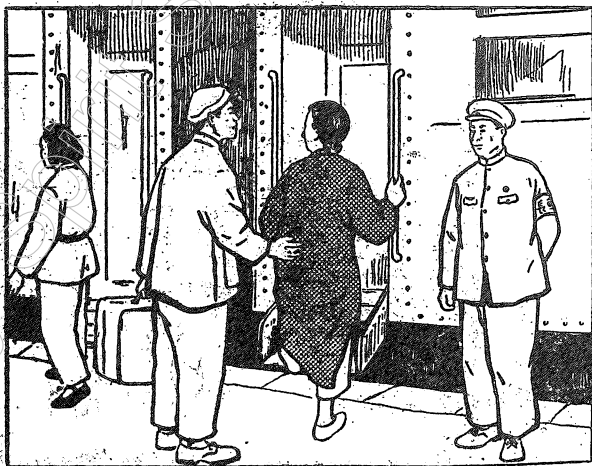
(三十四) 戰局日緊，先生的家屬、朋友和學生都勸他到雲南或是四川去。不料走至中途，病倒在越南和中國交界的諒山。



(三十五) 在病中，他仍是非常關心國事，每天都要閱讀報紙，盼望着祖國人民每一個勝利
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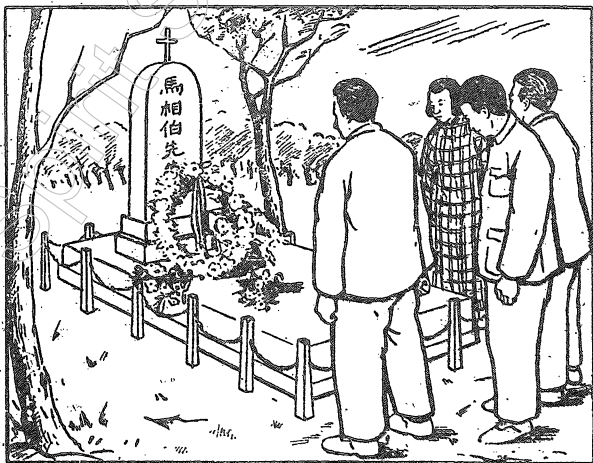
(三十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相伯先生
在諒山逝世，享壽一百歲。臨死之前，他嘴裏
仍不斷地念道：「消息，消息！」



(三十七) 解放以後，上海市人民政府爲了
紀念這位愛國老人，特派幹部陪同周先生的家屬
到諒山去迎取先生的靈柩回國。



(三十八) 臨行時，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特派員到車站歡送，並向馬氏家屬獻錦旗致敬。



(三十九) 這位愛國老人如今安息在解放了的祖國的土壤上。他的生平，是一頁光輝的反抗帝國愛教的鬥爭歷史。他是我們中國天主教友的榜樣，中國天主教友的光榮。

(完)

讀「請看，是誰傷了天主的

心！」後感言

天津望海樓天主堂神父 孫峻德



在神父們的學習會上，讀了「廣場」上張羽時先生「請看，是誰傷了天主的心！」一文後，不由己的燃起了對帝國主義分子的憤恨，感覺到帝國主義分子們違犯了天主的誠命，背棄了耶穌博愛的精神，破壞了天主在世界安排的美好的秩序，真是上對不起天主，下對不住人類，誠如趙振亞代理主教所說：「到公審判的時候，我們一定看到天主是如何嚴罰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們，是如何舉揚那些被賣的黑奴與被慘殺的無辜人民！」

人人都是天主造的，不分地區不分種族，不

分國家，人人都是天主的子女，人人都

是平等的，白種人是天主的兒女，黑種人、紅種人、黃種人同樣也是天主的兒女。歐洲人是天主的兒女，非洲、澳洲、亞洲等洲的人也是天主的兒女，每個人的生命是從天主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有義務愛護自己的生命，同時也有義務愛護別人的生命，這是天主的聖意，是任何信仰天主的人不可否認的一件事情。違犯了這件事情的就是違犯了天主的聖意，所以任何人沒有奪取與摧殘人生命的權利。在古經出谷記第廿四張七節上曾經刊載了天主的禁令：「不可殺無辜及有義的人。」

耶穌為一總的人流了他的寶血，死在十字架上，為白種人、為黑種人、為黃種人、為美洲人、歐洲人也為亞洲人、澳洲人、非洲人。耶穌同時告訴我們，為最小的一個弟兄所作的就是為耶穌作的。由這句話我們可以斷定耶穌看一總的人都是他的親骨肉。耶穌描述公審判時至高的法官

斷案的情況很明顯證實了這段道理。由張羽時先生介紹的這些材料很自然的就得出結論是誰傷了天主的聖心。

帝國主義者爲了追求自己的利潤買賣黑奴，任意搶殺殖民地的土人，在讀史地的時候早就讀過了，但那時缺乏基多的真精神，對帝國主義分子的這些彌天大罪並沒感到憤恨，即對黑人及殖民地土人的不幸遭遇，也並沒寄以同情，無關痛癢的讀過了。經過張羽時先生的介紹與分析，自己感覺慚愧的很——身爲教友、身爲修士而心硬以至於斯！

帝國主義者，因着地理氣候……等等有利的環境，開化比較早，科學也比較發達，這種自然的條件，是天主對他們的一種恩惠，他們應當利用這些條件來幫助文化落後的民族，這才算是報答了天主對他們的恩惠。蘇聯以先進的科學與技術協助我國的各項和平事業的建設與發展，這才吻合我們教會人與人共好的教義。而帝國主義分子們所走的道路正是相反，他們任意賣黑奴，任意摧殘殖民地上人的生命。

黑奴及文化落後的民族同樣是天主的兒女，甚多的弟兄姐妹，他們不幸的遭遇，令人悲慘！誰無父母？誰無子女？假如我們的子女被人捉走作奴隸，我們的父母被人搶走了，我們的姐妹被人侮辱了，我們當是怎麼憤恨？故此可以說，這羣

喪盡天良的帝國主義野獸們，真是上對不住天主，下對住人類。最使天主痛心的，是這些帝國主義野獸們他們得天獨厚，他們大多數是認識了天主，他們接受洗禮接受了耶穌福音之光，他們這種罪惡行爲是知法不守法，明知故犯，這是多傷天主的聖心的！尤其是讓天主痛心的是自命爲耶穌宗徒的天主教神父們，不但不痛斥帝國主義的這種滔天大罪的行爲，甚而個別的作了帝國主義者的幫兇，讚稱了帝國主義的這種行爲。如天津河樓副堂高德貴（荷蘭人）在印尼問題上，他不但不同情印尼人，甚而說：「如荷蘭不佔印尼，別的國人也是佔它。」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在南京一次大屠殺案，就死了三十多萬無辜人民。農村的同胞，夜晚怕日軍「討伐」，都不敢在家。中，睡在野地挖的洞中。一宿之間，生命財產都不敢保。就是這樣，還死了千萬的同胞，損失了計算不清的財產，而文貴賓還說中國該讓日本管兩年，這是懷了什麼心腸？中國人的命不是天主造的嗎？中國人不是天主的兒女嗎，日本侵略中國也是實行天主的聖意？文貴賓是主教，說這樣的話，對天主是多麼大的侮蔑？增加給天主多大的凌辱！越南的人民受不了法帝國主義的壓迫，受不了法帝國主義加給他們水深火熱痛苦，正在進行解放戰爭。越南之所以淪爲法國的殖民地，不是一位法國神父一手造成的嗎？這是鐵的事實

，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民國初年西開杜孟主教會親自領着法國兵闖入西開，把它劃入法國租界。以往在租界的同胞們都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可怕的滋味。租界，按教會的道理來講，就是違犯了天主聖意。霸佔土地的杜主教，這種行為不證明了他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嗎？教宗本篤第十五世在他的「夫至大通諭」(Mackinnon Third)中有這樣幾句話(大意)：「一個傳教士到外國去傳教，當傳揚耶穌的福音，那是主耶穌所降福的，如果他傳揚的不是主的福音，而是傳他本國文化，奴化別人，那是主耶穌所棄絕的，他一定要受到主的斥罵。」由教宗的這幾句話中也證明了是有些傳教士披着傳教士的外衣，假冒神父的招牌，而實質上是帝國主義的幫兇或本身就是帝國主義分子。

許多帝國主義分子，不但對異己的民族實行壓迫與侵略，對主耶穌的教會也是施行壓迫，把持教區的大權，阻得本地神職班的發展。我們全都知道，在以往，一般不信仰耶穌的人，稱天主教為法國教、德國教、美國教，總稱外國教。[Vox populi, vox Dei] (羣衆的聲音)就是天主的聲音。外人這樣稱呼我們就是因為外國的傳教士們傳耶穌的福音，同時摻雜上了他本國的色彩，破壞了純潔的天主教。如望海樓天主堂法國人狄神父，當本堂時，高高在上，大人小孩不敢

親近，教友與神父脫了節，教堂總是死氣沉沉的。狄神父死了，趙代理主教(振亞)任代理本堂，他以耶穌傳教的精神對待一總的人，與教友打成一片，深得教友之信心與擁護，因而遭到了帝國主義者的歧視，被調到靜海。教友多次挽留，文貴賓總不答應。文貴賓在天津天主教聖台前釘着法國旗的牌，主教是外國人，管眼的是外國人，幾個參議都是外國人，副主教也是外國人，出名聖堂的本堂是外國人。教外人分不清國籍，看到掌大權的都是外國人，門口掛着法國旗，因此就成了法國教了。我們革新是爲了愛護我們的教，是爲了清刷我們的教會，我們天主教是好的純潔的，讓帝國主義分子給沾污了，同一個好的家庭被一個不好的兒子把家的好名聲給沾污了一樣。我們革新就是爲了天主，爲了耶穌，把傷天主心的帝國主義分子革出去。我們革新，帝國主義說我們叛教，脫離教宗，我們現在看清了，是誰違犯了天主的誠命，是誰背棄了耶穌的精神，是誰不聽教宗的指示？總之，是誰傷了天主的聖心？買賣黑奴的罪惡販子們傷了天主的聖心，慘殺殖民地人的傷了天主的聖心，贊同帝國主義者慘殺無辜的傷了天主的聖心，披着宗教外衣而暗地作帝國主義幫兇的傷了天主的心，誣蔑愛國愛教運動爲背教者傷了天主的聖心！

在傳教的美名下 (續)

(澳) 貝却敵作
陀 螺 譯

幾個禮拜之內，共有二百三十三個教士被殺。英、法、美、沙俄、德、日、奧、意幾國的聯軍佔了北京，在激戰之後將義和團打敗。北京陷落後，西太后又轉了向，幫助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來消滅義和團的餘勢。沙俄利用這個時機和美國戰敗西班牙的機會撥取了整個的滿洲。中國主權至此已完全喪失，不過因為列強互相爭奪，發未淪為任何一國的殖民地。海岸砲台被拆除，北京及開往海岸的鐵路沿線都駐了兵。她被迫拿出四億五千萬兩的巨額賠款，分三十九年還清，並有四分的利息。帝國主義國家那時已控制了關政與關稅，事實上已經控制了整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用訂立最高價百分之五的進口稅的方法，他們把中國工業在襁褓中扼死。而門戶開放、最惠國待遇和治外法權等等，更是在槍口威逼之下

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共同所有的殖民地。這種局勢一直維持到一個在地理上距離中國較近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一九三一年佔了滿洲，在一九三七年攻進中國本部，把其他帝國主義趕走，企圖把中國變成它獨有的殖民地時才告結束。

義和團運動使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擴張告一段落。勢力圈已劃好，政治和經濟的統治已成立，租界也都劃出。帝國主義已穩固地插足在中國的破碎軀體之上。教會在這擴張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有時是有意識地把旗幟向前推進，有時是在列強所演出的諷刺劇中當了抵押品。如果有時他們的角色是被動的——僅限於把他們的頭砍掉來侵略造成與師問罪的藉口，也不能改變他們成為帝國主義侵中的主要略國工具的歷史事實，他們時常使信仰和教訓符合於帝國主義

的利益，來欺騙中國教徒。

二十世紀帶來了新的時期。列強不再是瓜分中國，而是開始爭奪在富饒的中國貿易上的獨佔地位。傳教士們的角色也按此改變了。他們的任務是造就一羣忠實的奴僕，能夠為商業上的需要而工作。他們要為洋行、工廠等商業機擘訓練翻譯、職員、代理人和經理。大資本家如摩根和洛克菲勒很情願地（也很實弄地）拿出錢來辦學校。全世界各處有錢的基督信徒也願意這樣。在這些學校裏的學生被教育得輕視他們自己的人民，對美國、英國或法國比對祖國更忠實。當然，有好差事等著樂於接受這些教育的人。

美國很聰明地把庚子賠款用來在這方面發展它的利益。裝出一付「慷慨」的姿態，美國政府在一九〇八年宣佈它將把庚子賠款的大部放棄，並已與中國政府取得諒解，中國將把這筆錢用來送學生赴美留學。一九二五年，美國把全年的賠款都放棄，一部分用來給中國學校裏準備留美的學生，一部分還和從前一樣，給去美國的學生；並將在中國成立一個中美雙方的董事會來監督款

項的使用。這一舉動會被鼓吹為史無前例的大方與對中國的友好。事實上這是，只藉幾個傳教士和兩千五百軍隊（美國在義和團時出兵數目）的投資，美國即已在中國攫得一大塊文化侵略的租界地。並正在開始控制高等教育的一個重大部分。中國人的錢用來用「美國方式」教育孩子們。商務部和國務院已確定將有一大批忠實的、吃口香糖、穿西裝的奴僕，多半出身於地主、官僚和富買的上層。（宋美齡和宋子文就是曾經得到美國退還庚款的。）

我們可以想見：如果傳教士們真是忠於他們在中國那種動盪的社會情況下的事業，他們應該用他們的學校來訓練為中國服務的男男女女；他們應該盡全力來造就醫生、助產士、農業家和工程師。傳教士們自己應該攻擊在正在興起的工業城市中的工廠中的悲慘情形。他們應該鼓舞起僱徒們和學生們的良心，來與社會上的非正義來鬥爭——如果他們忠於他們信仰的。

可是他們管理下的教育機關，宗旨却不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服務，而是發展帝國主義的利益。在華東，每七所中學中有兩所是受教會濫貼

的，而其中半數以上由美國控制。在上海一地，就有四十四所中學和一百零九所小學受外國津貼，大半是美國的。在華東共有一百八十二所受外國津貼的學校，全國其他地方共有一百三十四所。華東是工商業城市所在地，在這些城市裏，美、英、法等國需要一個受教育的、廉價的白領階級。學生所受到教育非常可憐，其中很多在離開中學時對於他們自己的語言是既看不懂也寫不通。其目的是造就能說英文或法文的學生，腦子裏充滿了「基督教的謙遜」，實際是殖民地的奴隸性了自認爲不如白種人，但比非教徒要優越，灌輸給他們所有西方的都是好的，所有中國的都看不起。這些學校造就買辦——白人與中國人做生意中間人式的洋奴，他們管買、管賣，也管勞資問題。白人僱主從未將他們平等相待。俱樂部和田運動場的門當着他們的面一摔關上，偶而假以顏色他們也就受寵若驚。他們却在同胞面前抖威風以資補償，穿着炫耀的西裝，抽着雪茄，喝着雞尾酒，坐着漂亮的汽車兜風，在最好的飯館裏大嚼。當然，如果他們在學校裏表現得不錯，再有合適的家庭關係或是財政背景，他們可以到美國

去，成爲宋子文、顧維鈞或是董顯光一流的人物。那樣他們就可以突破教會圈子而爬進國務院的圈子去了。

在美國人的學校裏，教學生模仿美國的生活方式。例如在裨文女中（註三），在家政課上，教給學生如何摸眉、塗口紅、跳舞、用雞蛋洗頭。在這個以第一個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的名子來命名的學校裏所教的家政，與中國的實際需要毫無關係，所造就出來的女孩子，給人當姨太太比爲國家服務更合適。事實上，據上海民強女中（Miss Yates' Girls' School）校長李好善博士說，這個學校被國民黨要人如宋子文之流看成類似展覽的東西，他們可隨時到那裏去挑選一個漂亮姑娘當太太或是姨太太——都會美國最新化妝法、美國的衣服和舞步。

許多課程都是用英文教的；那裏的公民、歷史、地理，不是中國的公民、歷史、地理而是美國的。畢業生知道美國四十九州的名子和歷史，可是連中國有些省份的名子都不知道，別說歷史了。在校務會議上沒有中國教職員的代表，不挂中國旗。中國文化被漠視、輕蔑甚至侮辱。

但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接受這個。許多人堅決地拒絕這種文化侵略。儘管有人想用基督信徒的容忍來打動他們，或是說他們志恩負義，他們却與別的院校的學生聯合在一起，舉行了無數次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曾經有過很長一個時期，學生把美國看成反對日本、反對國民黨極端反動派的朋友。但在國民黨時代，許多教員露出了本來面目，把有進步思想的學生開了黑名单送給國民黨。幻想逐漸破滅，及至美國和她派駐中國的代表們堅決地幫助國民黨打內戰時，就連來自自錢人家的學生也有人明白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全國各地學生，包括在美國學校裏的，抗議美國幫助國民黨打內戰和美國扶植日本時，前傳教士，當時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曾作過二十七年的燕京大學校長）公開威脅參加的教徒學生。同時，在上海的美國領事，用最典型的杜魯門時代外交家的粗魯發表了一篇談話，他說：「現在在中國學生靠美國的慈善才受到教育。中國學生吃的飯都是靠了美國農民的努力和美國納稅人的慷慨，可是，你們竟敢攻擊美國。」

從此中國學生與美國間的關係開始破裂。在天津，學生們把用美國救濟金買的雞蛋和尚未化完的錢還給了美國的中國救濟會。他們把配給卡片貼在該會牆上，並寫下標語說：「我們不要你的慈善。」北京接受美國津貼的大學，包括司徒雷登自己的燕京，學生和教員發誓不再接受美國救濟食物。學生和羣衆開始離開了教會和學校，正像他們曾經要求廢止在沿海口岸的經濟上的租界一樣，他們要求廢止文化侵略的租界。

在今天，中國有一句描寫傳教士的話，說：「第一代傳教士，第二代商人，第三代國務院、外交部或是陸軍。」一般說來都認為這種說法頗為正確，有的情形是傳教士到國務院只要兩代，更有至少兩個例子是在一代中速成。中國內地會的英國傳教士安德生 (Frederic Andrews) 牧師，曾作過甘肅全省傳教士的教長，摘掉領圍，變成在中國的大洋行之一的太古洋行的人事經理。最後他又脫掉便服，換上英軍上校(情報的)的制服。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代之中就由傳教士躍為大使。億萬巨富魯斯，時代、生活、幸福三大雜誌的發行人，是中國一個傳教士的兒子，一身

而兼商業大王與國務院對華政策負責人。在國民黨時代担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負責人現在朝鮮跟李承晚在一起的喬治費治(George Fitch)，是一個在蘇州的傳教士之子。他的兩個兒子是德士古公司的遠東經理；費治本人則是美國情報機關的特務。約翰·台維斯(John Davis)，曾任史迪威將軍的顧問，現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是浙江一個傳教士的兒子。我們還能夠列出幾百個合傳教士、公司經理、國務院或是軍隊而為一個的例子，但舉不出一個由國務院而降為商人、傳教士的例子，路線總是向那方面走的。

在高處的非神聖的三位一體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一九四八年在海牙成立了世界教會協進會，這組織現在監督着教會的活動。億萬富翁洛克菲勒捐了五十萬美元，華爾街的大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註四)當了一名主要的代表，最後又成為該會國際委員會的主席。他現在可以比任何時期都更密切地注視着洛克菲勒——摩根在教會方面的投資賺錢分紅了。

耶穌教各教會一般說來是集中力量於商業中心並專業於教育及政治方面。天主教則主要在農

村，他們的主要利益是經濟剝削和救贖。他們擁有大量地產，通常是用一段經(或是一篇祈禱)得來的，在上面工作的則是隸屬於各種教會事業的信徒、孤兒、殘老等人的無償勞動。在許多省份裏，天主堂是最大的地主和最狡猾的高利貸者。例如在綏遠省，有二百六十五座天主堂，共擁有八十萬英畝以上的土地。其中絕大部分是以大利息借錢給農民，等農民還不起時得來的。許多人借款是爲了付獻儀、彌撒、婚配獻儀、領洗和喪葬時費用，神父們說這都是升天堂必需的。教會在最大城市中擁有房地產。例如在上海，天主堂是最大的房產所有者，在他們的產業之中有一大片娼妓區。他們還擁有賭場和花酒館。你若看到穿着長袍的會士們每天晚上到「吃角子老虎」那裏去收賬，那真是一件有趣的事。他們在上海還有幾家孤兒院，一直到解放時爲止，他們與一些紡織廠訂有合同，經常供給九、十歲的兒童去工作，每個兒童他們收多少錢，(在這方面有一位名叫雷米·阿雷(Mimi Alley)的專家，新西蘭人，曾任上海市政府工廠總稽核多年，後來在中國發起了「工業合作運動」。)在這些孤兒院裏

牧養的女孩子，到了可以結婚年齡，就被賣給農民當媳婦，而這些農民必須成爲教會的佃戶，生下的孩子必須奉教。在上海的天主教神父們還有一小塊精神租界，在那裏他們有權（每人取費甚低）給已判決處死刑的囚犯們在處死前領洗。在國民黨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時期，這類領洗的人數很爲驚人。那些經常是被拷打半死的犯人，在最後一顆子彈打進他們的腦袋之前，是很少有希望來拒絕這最後的領洗的。

庚子的投資所產生的利潤很不錯，如宋家信了耶穌教，在一九二七年後，天主教在國民黨圈子裏就很少有競爭的機會了。毫無疑問，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背叛並大批屠殺共產黨人，是受了美國的壓力的。（同樣毫無疑問的是，他早晚是要背叛革命的；如果當時他拒絕不作，很可能找到別人來做。但因為他有着一個留美的情婦，他自己也在玩弄着美以美教會，所以蔣就被選中了。）他所以突然改變的幕後原因至今尚未完全揭露。據一位忠心親國民黨的出版家，密勒氏評論報的創始人兼編輯，約翰·鮑惠爾，在勒所寫的「在華二十五年」一書中所述，這次屠殺

是得到了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主席、美國律師費森頓 (Stephen Fessenden) 的默許的。在蔣答應這計劃之後，就用錢買通了當時的土匪頭子、鴉片販子杜月笙來組織武裝，由蔣給錢，當地外國僑民供給五千枝步槍和一些機關槍。蔣和他的槍手可以自由出入公共租界（過去帝國主義者堅持在條約上訂好禁止中國武裝進入租界，但這次是很輕易地放棄了）來攻擊在後方的毫無準備的工人糾察隊。杜月笙在上海謀殺了上千的工人、共產黨人和知識分子的時候，蔣在郊外幹着同樣的事。傳教士們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至今還不知道，可是已經知道的是，有一個美國傳教士，畢範宇博士，立刻成爲蔣的最親密的顧問，另外一個謝伯德 (Shepherd) 牧師，出發到海外去爲國民黨作宣傳，宣揚這次屠殺的正義性。謝伯德這次所做的，與後來畢範宇繪新四軍事件粉飾時所做的一樣。

畢範宇登時在南京當起了蔣的顧問，半年之內，蔣正式把宋美齡加入了他的妻子羣中並宣傳他信了基督教，入了美以美會。

正像七十年前的太平天國一樣，一九二五年

爆發的革命在華南與華中掃除了地主和暴君，向上海的大門外挺進，也就在這裏碰到了帝國主義的礁石。比太平天國時稍好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人民軍隊已經佔領了上海的華區，但却爲一次最卑鄙的詭計所擊敗，而成千成萬的被屠殺，這詭計若不是傳教士們所策動，至少也爲他們所熱烈的歡迎。

一九二七年以後，畢範宇博士的角色更是重要而險惡，永遠追隨在委員長的左右，得到很大的信任，負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外事局，造就受過很好訓練的特務人員。他貢獻出他自己的對付共產黨的計劃，他是把國民黨政策向國務院報告的主要代言人，也是國務院在國民黨中的看家狗。蔣介石每一次的大屠殺都繼之以畢範宇的一串讚揚蔣的基督教信仰的文章。他將他和他的兄弟哈利（Harry Price）所辦的大學裏的學生安置在國民黨高級行政地位上，藉以擴張他的勢力。在他所編的「中國情報單」（China Intel-lation Sheet）裏，他販賣着美國的經濟情報，指導投資者給大企業拉生意，並使洋錢流入蔣的金庫，好用來打內戰。

正如太平天國給傳教士結束了一個時代並開

關了一個新的，解放與帝國主義租界的廢除又給傳教士的活動結束了一個時代。在解放當時，在中國天主教會共有外國人五千五百人，耶穌教有一千七百。據稱天主教有教徒三百萬，耶穌教有七十萬。也許有人想：由帝國主義者與傳教士共同幹過卑鄙勾當，傳教士的活動也許要就此結束，事實上並不如此。他們的活動史上又展開了新的、更可恥的一章。人民軍把他們的親人和保護者打敗，不得不逃亡台灣；揚子江上的軍艦也完了。帝國主義者的武裝排除了，可是這些有意爲帝國主義作間諜的傳教士們，又開始爲掃土重來作準備。願意留的可以留下傳教或教書，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團體裏傳教或教書。少數願意爲人民服務的留下，他們覺得在人民政府之下比在中國任何時代都更容易實行基督的教義。許多離開了這國家，帶着他們留在那裏時所劫掠的財物。多數的變成了國民黨的幫腔人，挑撥對人民中國作戰。有少數的確會爲人民中國說話，他們客觀地評述在那裏進行的重大社會改革，但是僅是少數。有些死硬的特務逃到台灣，或是留在大陸上準備國民黨及帝國主義後台的回來。現在還不知道這類人到底有多少。他們變成了間諜，不惜與匪徒兇手們勾結。在這類人中有留在上海的畢範宇，給李承晚當特務的喬治·費治，他會幫助策劃侵略朝鮮，以便隨着美國軍隊重返中國

；天津耶穌會院長卜相賢神父和另外兩個天主教神父，房如晦和鮑翊華。後三人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因間諜案在天津被捕。據人民政府公安局發表，這三人在工商學院的掩護下，經常傳遞軍事和政治情報給美國戰略服務隊，他們所用的一架美國軍用發報機釘在卜相賢室內的暗門後面。卜相賢是該院的副院長，鮑翊華是工學院院長，房如晦是商學院院長。這三個神父是在天津所破獲的一個大間諜網中的一部分，這間諜網中包括了著名的白俄、納粹和日本間諜，他們都是解放前不久由美國人送到這城裏來的。（戰略服務隊OSS的前身是戰略服務處OSOs，是美國在中國活動的中心機關。）毫無疑問，在中國公安機關繼續清除美國人和國民黨從中國大陸上撤退時所留下的廣大間諜網時，將會更有這樣的例子被揭露。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開始接收教會管理的孤兒院時，又發現了另一種的罪惡的教會活動。最駭人的是與廣州的加拿大修會有關的無梁原罪會。這是在幾十處比屠殺場並無遜色的天主教孤兒院中一個最極端的例子。隨救濟總會到廣州孤兒院去的一位新華社記者，描寫如下：

「我們祇找到還有五十個孤兒活著——這是那些已在他們之前走入墳墓的孤兒中的有病的殘餘。他們瘦弱得不成樣子，生病，

骨瘦如柴，皮膚透明。在十個兒童中，有七八個是有病的。一位照料孩子的老太婆急忙給兩個孩子放下蚊帳，說這兩個病得很厲害。我們堅持要看，原來他們已經死了。孤兒住的地方簡陋而骯髒。幾條破爛的毯子就是鋪蓋。有些孩子給鎖在屋子裏。食物腐臭，有臉面的農民會拿它來餵牲口的……」

救濟總會所發表的正式報告說：「從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一九五二年二月，這個孤兒院收入二、一五一嬰兒，但到三月五日接收時止，僅有四十八個在兩歲以下的還活着。死亡率達百分之九十七。八。至於自孤兒院成立起十五年間究竟死了多少，無法得悉。孤兒院負責人辜弗萊 (Antoinette Conynghere)，祇說出最近的數字，說在兩年內已死了四千人。」

「院內共發現三座死人坑。打開當時還在使用着的一個的門，一層層裹着麻袋的小屍體亂七八糟地拋在那裏。另外兩個已裝滿，並已加封。」

「修女們殘酷地把收進來的孩子放在陰冷的地下室內。他們若能在這種考驗下活過十二至二十四小時，就給他們領洗，才算正式收容。許多就抄了到死人坑的近路。孤兒院的規則中規定家長或親屬須簽名聲明，孩

子進院後生死孤兒院概不負責。在過去，孩子的家長根本無法知道孩子因為什麼死的。修女們常答以是「天主的意思」。大一點的孩子被教導說每人都有罪，所以需要刻苦，死了被丟進死人坑裏的是昇天堂去了。……嬰兒的住處髒、潮，沒有陽光。食物不夠維持生命的最低要求。所有嬰兒穿着不足以禦嚴寒的襤褸衣服。

「接收之後，救濟總會的兩位醫生，李風和張建泉檢查了四十八個未死的兒童。二十九個病者中多數是患風濕病的。蠱子爬滿了他們全身，並因不經常換尿布的緣故，下部都生了瘡。連最低的衛生條件都沒有。祇有一個奶瓶輪流使用，有病的孩子也不與其他的隔離，因而使流行病加速傳播……」

「孤兒院中所有重工作全由較大的孤兒担任。他們常被修女們排成隊地打。陳露西，年二十三歲的女孩子，說小一點的女孩子也同樣挨打，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方萱，被打身死。」

這些虎口餘生恢復了自信心之後，有些大一點的女孩子講述了祇有瘋子才幹得出的野蠻行動。十三歲的女孩譚南西露出她胳膊上被烙鐵燙傷的痕疤。「我們不能大聲喊叫，」她說，「因為我們愈喊叫愈要多挨打。」別的女孩子因為在

垃圾箱內搜尋食物，而被人用火來燒炙手指。羅瑪利亞說起她如何被剝掉衣服並打得昏厥。然後用冷水將她潑過來再鎖進地下室內。夜裏，修女們頭上蒙着黑東西，裝做魔鬼（她們常用這名子來吓嚇孩子們）在她身旁連蹦帶叫，把她吓得半死。有一個女孩子因為穿了鞋睡覺，被迫喝下用那鞋煮在裏面的酒。二十歲的女孩子梁愛珍，曾在院內住過十三年。她所以未死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她進院時已是七歲。今天看起來，她不過十三歲的樣子。她從大清早就工作，一直到深夜。她的主要工作是埋孩子、砍柴、種田，還有洗衣服。

孤兒院一個老工人老沈說，他曾在一個月之內把六百個孩子埋進死人坑，每天二十捆屍體。在救濟總會接收時到二十九個病孩子裏，只有十九個能够活。救濟總會的人走進那修院時，死人坑裏有一大堆殘骸、廢草，還有一籃子小屍體尚未埋掉。這些都拍成了類似布與瓦爾德和奧斯威茲集中營（註五）裏景象的照片，連同幾篇訪問孩子的母親們的訪問記，在全中國各報上發表。在南京，有一所較小的聖心兒童院，從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五年四月，曾收容了五百五十個孩子，其中四百七十二個死掉。僅餘的四十八個孩子都患營養不良病，二十一個有結核病，三十三個有皮膚病。如同在廣州所掘出的屍體一樣，證明

了有時孩子尚未死就被埋掉。

在漢口附近的武漢的兩所美國天主教孤兒院中，二十年中死了四萬孩子。在那裏找到的修女們的報告抄件，在報告裏面總結二十年的活動時，她們讚美天主「有這許多小靈魂升了天堂」。

很難想像出這些以基督的慈善爲名作下的殘暴，但修女們無法否認她們周圍的驚人證據。她們主要的麻木的辯護是她們只注意靈魂不注意肉身。最好的解釋是：這些孩子，正像南朝鮮人所說的那樣，是有意地被置之死地，以免將來長大成爲共產黨。可是調查的結果是：在解放前的死亡率和日本佔領時期一樣地多。這些修女，也許和那些在刑場上的神父一樣，只注意他們所「救」的靈魂的數字。肉體的痛苦，即使是可憐的孩子的，也被認爲是「天主的意思」了。

在這些孤兒院裏的發現加速了這一類爲外國人管理的機關的接收工作。共有四百七十三處這樣的「慈善事業，裏面有孤兒院老三萬二千人。」（如果我們計算一下從全世界各處流來的錢，僅只是使三萬三千人維持半飢餓的狀態，而這些人又是自食其力的話，就可以明白爲什麼傳教士們可以非常豪華地生活了。）發現了許多特殊的情況，這些足以供二十世紀的狄更斯（註六）用的。在北京以南的鐵路線上的石家莊，有一所天主堂的養

老院，那裏的老人平常不准說話，每天祇有一小時在他們給人領到一間小屋子裏去時，才能開口。在其餘二十三小時內，他們被迫作誠默的補贖。在所有耶穌教和天主教的孤兒院裏，孩子們每天做工十至至十六小時，他們最小的才有六歲。主要的工作是紡織、縫紉、繡花，年長一些的還要燒飯、收拾屋子和整理花園。在南京的一家孤兒院裏，孩子們的家長送孩子進院時要出五担米；等到有人要收領他們時却要十担。（當然，在同時他們要奉教的。）這樣被出賣的無疑要作幼年奴隸。許多孩子目不識丁，可是能整章地背聖經。在許多孤兒院裏，孩子一日進去，就不許家長來看他們。至多也不過是每月准接見一小時。家長簽訂了合同放棄有關孩子的一切權利，孩子們被教導說他們的父母是異端，不能進天堂。二、三十左右的孤兒常常是沒有見過修院高牆外的普通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灌輸給他們的是人生是罪惡的，人生的唯一目的是死了進天堂。

沒有一處的食物足夠維持平常人的生命。孩子們看來比實際年齡小一半，許多精神上也像身體上一樣的退化。另一面是：外國管理、豪華地過活。救濟總會接收廣州孤兒院時，電冰箱裏滿是美國罐頭，加拿大修女們像黃油一樣的肥。我訪問過的一處北京孤兒院裏，養着一條乳牛，孩子們擠奶，可是牛奶和黃油都供給了美國差館和憲的

丈夫，孩子們每天吃一個小米麵餛飩，有時有點煮青菜。他們從來未吃過用油炒過的菜，更不要說牛奶黃油了。在武漢的一處孤兒院裏，一個挪威人說解放後他埋過八十個孩子。他領救濟總會的人去，掘出了一百多屍首。有些是用美國配給品紙箱裝的，有的祇是用紙捲起。北京有一個迦南孤兒院，最初是美國女人勒美 (Paul Leary) 個人所辦的，後來接受了美國基督教會的津貼。在那裏孩子們告訴我「媽媽」(勒美一定要他們這樣叫她)的毒案。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在幫助一個同伴收拾屋子時開玩笑說，「我們現在得爲人民服務了。」「媽媽」偷聽見，說這是「共產黨」。這孩子被迫脫得精光，四肢着地爬，「媽媽」用竹棍毒打。勒美的中國丈夫拐走了兩個女孩子到了天津，下落自此不明。

這所孤兒院現歸救濟總會管理，「媽媽」安然回到了美國。她很幸運的是，接收後好幾天孩子們才鼓起勇氣來訴說過去。如果勒美和她的中國丈夫仍在中國，他們至少要被控訴犯一次殺人罪，他們會打死過一個孩子。

中國人民受了基督的傳教士這許多罪，所以即使他們把這些全趕出並放棄信仰，也不會令人驚奇。但事實並不如此。政府的態度是宗教信仰必須有完全的自由，祇是傳教的可以繼續工作。中國的基督信徒像別人一樣有信教及傳教的權利。

但政府堅決認爲所有教會必須是不受外國的津貼的中國人教會；慈善團體必須爲國家出經費並加以管理。他們堅持把宗教生活從帝國主義影響中清洗出來。宗教必須重新恢復宗教的本來面目而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中國的基督信徒熱烈地展開了清洗運動，把類似畢範宇和他放在教會高級職位上的一些國民黨特務清除出去。許多教會領袖是受過畢範宇的活動的害的。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在上海舉行的次一會議中，衛理公會的江長川會督、中國基督教會協會總幹事崔憲詳博士，基督教徒的領袖吳耀宗及許多別的領袖，包括幾位主教和神父，一致責斥畢範宇及另外幾個外國傳教士的罪惡活動，並要求嚴懲他們。

這種清洗運動完畢後，基督的宗教的領袖們就可以自由地工作了，根據忽必烈大帝的合理建議，「用公平合理的辯論來證明基督信徒所持的信仰比別的更好……」只要他們堅守公平合理的辯論而不把信仰裝在軍艦和原子彈裏，他們將沒有理由害怕他們的行動會被人干涉的。(完)

(註三) 婢女中的英文名子是 *Priscilla Bevan* School, 是爲紀念神治文而設立的。北京從前也有過同名的學校，中文名子叫「貝滿」。

(註四) 就是現在美國國務卿的著名戰爭販子杜勒斯。

(註五) 布興瓦爾德和奧斯威茲都是德寇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所設的集中營。

(註六) 狄更斯是英國小說家，以揭露社會黑暗著名。

天津教友熱烈祝賀聖神降臨瞻禮

王思賢神父把瞻禮大彌撒「獻給革新」

五月二十四日是聖神降臨瞻禮。今年這個瞻禮，在天津過得很熱鬧，進堂的入分外多。不但是天市的教友，附近農村（甚至遠自安次縣）也有許多教友到天津來趕瞻禮。

天津市十幾處聖堂，在瞻禮日都舉行了大彌撒和大降福。據初步統計，當天全市各堂口望彌撒的教友有一萬人以上，而望彌撒的教友多半都領了聖體。

革新促進會爲了慶祝這個大瞻禮，在瞻禮到來前好幾天，即分派工作人員到各堂口去，幫助本堂神父和當地教友打掃聖堂，佈置祭台。瞻禮前一天，促進會更向每一個堂口獻了大批鮮花。教友們進堂時，看見堂裏氣象一新，心裏都非常高興，想到革新後的宗教生活，的確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了。許多來自外地的教友，看到天津教友們這樣幸福地享受宗教自由的生活，更是十分高興與羨慕。有的就說：「咱們回去，也得團結神長、教友，大力開展革新運動，要做到和天津一樣！」

神父們也深深體會到：祇有在解放後的今天，教友們的生活日益改善的今天，我們才能興奮而愉快地慶賀聖教會的每一個大、小瞻禮。例如大王莊天主堂的本堂王思賢老神父，在這次瞻禮前後，興奮異常。在瞻禮以前，他特地寫了一篇「週年檢討」，敘述他到大王莊担任本堂以來的經過，提出今後一定領導教友加強學習，進一步展開革新運動的保證。瞻禮日的大彌撒，他特地「獻給革新」，祈禱革新運動早日成功。在彌撒中講道理時，他又很興奮地說：「我們愈努力革新，我們的聖教才愈能揚揚！」瞻禮後，他特地寫信給本刊編者，說：「創始革新的，是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他引經據典地說明了吾主耶穌在世時，正是與當時那些利用宗教作掩護來進行壓迫剝削的教會敗類們作了鬥爭。最後他說：「祈禱、哀矜、守齋，若不革新，在天主台前全無功勞。足見革新是要緊的。大家醒醒吧！」

北京宣武區革新會成立學習班

崔信一

北京市宣武區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爲了提高教友政治覺悟、發展革新工作起見，成立了教友學習班，在五月十五日下午七時半，假廣安大街福興粉廠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參加學員二十七人，內中包括委員、組長及進步教友等。開會時首先由主委孟榮華致詞，述說學習班成立原委，希望大家用心學習。最後學員田積菴等相繼發言，保證用心學習。會後大家討論，分成四小組，訂立了小組公約，正式上課定於十八日開始，每主日三次，每次二小時。規定學習材料：1. 宗教政策，2. 革新意義，3. 偉大祖國。預定半個月結業。第一期學習班完了，繼續舉行第二期學習班。

武漢市八百餘教友

恭迎聖母

潘頤誠

本年五月十日下午二時半，武漢市漢陽教區，在綢正街天主堂舉行恭迎聖母遊行儀式，在漢陽、武昌、漢口，三區的神長號召下，參加教友共有八百餘人，內有漢口教區副總主教劉和德，漢陽教區代主教張伯仁，武昌教區代主教史憲璋，安陸教區代主教陳德勉，蒲圻教區主教李道南，及各教區的神父修士修道一百數十餘人。

遊行開始時，首先念玫瑰經，繼由高志明神父講道理，隨後由蕭影聲神父宣讀遊行次序。在遊行的隊伍裏，我們反帝愛國學習會的會員們，掛着愛國愛教的黃色證章，閃爍奪目，虔誠的唸着玫瑰經，高唱着聖母禱文。當我們遊到堂外山下臨時祭台時，全體教友在廣場集中，特別爲世界和平、爲我們的祖國、爲聖教廣揚，舉行了祈禱和祝福。迎聖母禮節畢，由蒲圻教區主教李道南主持大禮彌撒和大禮聖體降福，至五時許，恭迎聖母之禮在隆重而熱烈氣氛中結束。

出席「青島市各界青年代表會」天主

教代表選出

項文英

五月十日下午二時，青島市天主教革新籌委會，在浙江路十五號召開天主教青年出席「青島市第一屆青年代表會」選舉大會，到會有劉殿俊代理主教，各分堂的神父、會長、教友代表及候選人共四十餘人。首由劉柏年先生傳達青島市青聯籌委會第九、十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並講述了青聯的性質：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青年團爲核心，團結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各個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歸國華僑青年統一戰線的組織。

劉柏年先生又詳細的敘述了青島市在二十日左右召開青年代表的意義及大會內容。其中一項是成立青島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和選舉出席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代表。出席各界青年代表共二百八十名左右，我們宗教界有三十名代表，天主教的代表是十五名。因青島天主教無青年組織，彼此又不相識，還要照顧到各堂口的工人、學生、職員，若驟然採取投票選舉辦法是困難的，而且選舉出來的人，亦不能代表全面甚至失去了代表的意義，所以即採取協商推選的辦法，首先由革委會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代表的初步名單，後再召開大會，由各分堂的負責人慎重的討論推選，這樣可以照顧到每一個堂口及各方面的教友。劉殿俊代理主教指出青年教友思想上的顧慮，解釋信仰與參加進步活動是不相矛盾的，並詳細敘述了代表的條件。繼由劉柏年先生宣佈了代表的名單，即進行分組座談討論。大家都以認真負責的態度，研究自己單位的代表是否合適。經過了充分的討論之後，即進行大組彙報。各堂教友都熱烈贊成這樣民主的選舉法。如四方分堂的孟玉珍說：「我感到我們堂口的代表非常合適，我們希望他能把大會的精神及決議帶回來，把四方的青年團結起來，並幫助四方的青年貫徹大會的決議。」在座談完了之後，正式選出青年代表。代表名單如下：學生二名：孫永勳、陳慧敏，總堂：薛淑貞、郭同娟、王澤敏、孫澤敏，濟陽路分堂：江秀玉、項文英，滄口分堂：關家驊，四方分堂：張勤學，東鎮分堂：胡德榮，仲家窪：馬翠華，吳家村：孫學善，西鎮分堂：夏寶光，革新籌委會：劉柏年。

貴州畢節天主堂房屋免稅

退稅經過

周文明神父

本人周文明，是貴州畢節天主堂本堂神父。

有一天我向統戰部的李同志和陳同志說：「聽說革新後的天主堂房子是免稅的，不知真否？」二同志說：「我們代你反映。」過了兩天，稅務局的同志接連數次來了解我們的革新和上房稅等情。他們態度很和藹，沒有絲毫官僚作風。數日後，稅局除註銷我們自用房屋之稅外，並將由五零年至五三年所納之房稅全數退還。此項工作，其中手續很麻煩，然我未動一筆，都是統戰部同志和稅局同志代我辦理的。如此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是為人民辦事的政府，不能不令我興奮而致謝。但飲水莫忘掘井人，我們今天有了如此政

府，都是由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得來的，所以我們應該站在各人的崗位上，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抗美援朝，努力生產，建設祖國。

天津革新促進會

趙錫蕃委員逝世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委員趙錫蕃先生（聖名若翰），於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突患腦溢血症，醫治罔效，不幸逝世，享年五十五歲。請眾信友，為彼祈求，早登天國。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請衆信友

趙若翰

(五十五歲，天津人)

劉瑪利亞

(六十二歲，北京人)

王德肋撒

(七十一歲，河北撫寧人)

陳若望

(四十一歲，山東黃縣人)

趙亞納

(六十五歲，浙江紹興人)

李保祿

(五十九歲，湖南長沙人)

何保祿

(六十一歲，江蘇吳縣人)

爲彼祈求

外地教友注意：來函報告新亡者，務請寫明亡者年齡、籍貫！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稿件請寄天津五區西寧路九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編輯部。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四十四期

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

編輯兼 天津市天主

出版者 教革新運動 促進會

(天津五區西寧路九號)

印刷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印刷廠

(天津一區和平路二五九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六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萬四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